

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九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四十一回：閩重伏三使鬧清宮……………五六九

第四十二回：示密詔一怒懲至尊……………五八五

第四十三回：綠荷池史存明大義責清帝……………五九六

第四十四回：和相府癩道姑酷刑迫雙小……………六一一

第四十五回：食言寒盟獨夫施詭計……………六二五

第四十六回：白塔設伏灰陣困英雄……………六三九

第四十一回：閹重伏三俠鬧清宮

金弓郡主把點了穴道的慘白兩人，丟入牡丹花叢裏面，笑道：「牡丹花下死，做鬼也風流，就讓他們躺幾個時辰吧！」岳金楓幾乎捧腹大笑，但是不旋踵間，想起一件事來，問道：「嫂子，咱們扮了侍衛，你呢？」史存明忽然說道：「我有主意！」拔身一聳，跳過涼亭，向御花園一頭奔去，不到半晌，他拿着一套衣冠回來了，是太監的衣服，向孟絲倫手裏一遞，笑道：「我在假山噴水池那邊，點倒了一名小太監，剝了他的衣服來，娘子，你就扮太監吧！」孟絲倫啞了一口道：「要我扮不男不女的太監嗎？不行！」史存明知道她鬧性子，笑道：「你不假扮太監，我們不能够到深宮裏去，咱們現在好比演一齣戲，有武旦也要有書生，沒有你的伶牙俐齒，咱們怎樣得到乾隆帝的下落？」孟絲倫無可奈何，祇好把太監衣服穿上，剝那之間，一個英姿爽颯的女俠，變了唇紅齒白的小內侍，三個人走在一起，穿過了御花園，直向深宮走去。

清宮地方很大，樓閣重重，到處都是金輝煌碧的樓房，八面玲瓏的亭閣，孟絲倫同前面走，來到一條掛滿宮燈的長廊下，對面步聲刁刁，走過兩個小太監來，金弓郡主扭扭捏捏，扮做太監走路的样子，迎上前去，高聲叫道：「喂！你們可是大內府來的嗎？」原來禁宮大內，必定有一個總管，指揮調度宮娥太監，主理皇帝起居飲食，宮廷太監之中，祇有直轄大內府總管的太監，可以親近皇帝，這兩個小太監看見孟絲倫面目陌生，詫異問道：「不錯，咱們是大內總管的人，你是那個？咱們不會見

過你哩！」孟絲倫哈哈笑道：「不錯，我是尙衣監的，咱們還是初次見面！」話才出口，雙手向前一伸，陡的抓住了這兩名小太監每人一隻手腕，握在掌心，畧一透勁，二人啊的一聲叫了出來，疼得面色慘白，史存明岳金楓兩人身形一幌，雙劍同時出鞘，抵住這兩名太監的肋下，劍尖刺破他們的衣服，這兩個小太監嚇得魂不附體，低聲央告道：「你你你……你們是甚麼人，用不着這樣開玩笑啊！」

金弓郡主低聲說道：「咱們是慈寧宮裏派出來的，皇太后有密旨交給我，帶咱們到皇上那裏去吧！」小監太嚇得面如土色，戰兢兢的說道：「太皇后已經把皇上關在綏成殿了！怎的又派你拿密旨來？莫不是要殺皇帝！」

原來孟絲倫上一次在蘇州府衙門裏，假扮皇太后的欽差，攔劫乾隆皇帝，結果順利成功，所以她這一次混入深宮，依樣葫蘆，威脅這兩個小太監帶路，那知道無意之中，却把乾隆皇帝被囚禁在綏成殿的秘密，揭了出來，她聽見小太監的話，暗裏大吃一驚，想道：「不好！果然不出所料，大事果然壞在皇太后的手上！」

她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，喝道：「皇上被困在綏成殿，難道我不知道？還用得着你說嗎？趕快帶我們去！」岳金楓暗裏佩服金弓郡主的機智，小太監一來害怕了皇太后的威嚴，二來又給利劍尖鋒抵住肋下，不由他不屈服，只好折轉身子，循着長廊向前行，沿路上遇見幾批太監和侍衛，史存明岳金楓兩人立即納劍入鞘，可是孟絲倫一雙纖手，仍舊扣住了這兩名小太監的脈門要穴，緊緊箝個結實，兩名小內侍知道自己的性命操在孟絲倫手上，那裏敢出聲叫喊，只好苦着面向前走，別的太監和

武士呢，看見這三個小太監手拉手的連着走，以爲他們親熱罷了！那裏想得到其中有蹊蹺呢！閒話少談，這兩個小太監一直把史存明帶到內廷，用手指了指面前一幢黃金瓦面的宮殿，說道：「皇上就在裏面了！再過就是皇旗兵的崗位，咱們沒有懿旨，可不能够過去！」

史存明陡的伸出左手中食指來，疾如閃電也似的，向這兩名小太監肋下「軟麻穴」一點，兩個小內侍連咬呀也沒有半聲，便自癱軟跌倒！金弓郡主更加老實不客氣，把小太監夾背心衣領抓住，提了起來，向石欄杆後面的草地一拋，撲通咕咚，丟進茂草叢裏，直挺挺的躺着一動也不動，除非有人解救，不然的話，他們要挨過六個時辰之後，穴道自行消解，方才能够動彈！

岳金楓笑說道：「嫂子這一齣移花接木戲，演得真好，現在第二場好戲又要開台了，咱們怎樣進綏成殿去呢？」金弓郡主不假思索的回答道：「那當然是暗中進去啦！殿外有皇旗兵把守，咱們難道還能够拿太監武士的身份去嗎？」史存明就要把身上的侍衛服色脫下，孟絲倫阻止他道：「不要脫這老虎皮，穿在身上，或者還有用處呢！」史存明恍然大悟，他們看見綏成殿外邊環繞着一片冬青樹林，互相打個呼哨，身子一聳，颯颯颯，活像幾頭大雁，破空直掠起來，穿進冬青樹海。一連七八下起落縱跳之間，居然穿上了綏成殿的琉璃殿瓦，然後隱身伏下！

史存明到了綏成殿上，眼光四下一瞥，方才知道皇太后防守的嚴密，原來除了四面冬青樹海之外，殿下迴廊甬道，密麻麻的佈滿了皇旗兵，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，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殺氣陰森，如臨大敵，綏成殿附近兩座偏殿的旁邊，也豎起木棚來，做了臨時的瞭望哨，派人居臨下的看守着，就是一隻飛鳥由殿裏出來，放哨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，不過史存明三人已經到了琉璃殿瓦之高

上，總算混過了一重卡哨，逃過皇旗兵的耳目！

金弓郡主聽了一聽殿內，悄然沒有人聲，立即肩背一拱，骨碌碌，沿着光溜溜的殿瓦，滾了下來，一下子便落在地上，史存明、岳金楓兩人也順着殿瓦滾落，他們三個人的輕功，已經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，真稱得起好比一葉墮地，悄然無聲，金弓郡主輕飄飄的落在白玉階前，看見殿裏黑沉沉的，只有側面耳房之中，一燈如豆，立即向史岳兩人招了招手，史存明看見綏成殿門窗緊密，立即抽出斷虹寶劍來，把正殿窗子的花格木縱橫鋸斷了四根，然後用縮骨功，忽的一响，鑽了進去！

岳金楓和金弓郡主也緊接着跟史存明鑽入，耳房裏面的人却聽出聲響來了，叫道：「是那個人？」他們三人聽了心頭一震，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被困在綏成殿裏面的乾隆皇帝！

史存明立即應道：「皇上！是我來哩！」拔身一聳，進了耳房，孟絲倫岳金楓也跟蹤進去，小太監說的話真個一點不錯，乾隆帝就睡在這耳房裏，一几一榻之外，別無長物，小几上放了一本書，是康熙皇帝御筆親批的「大義覺迷錄」，（這本書是滿清入關初期，康熙皇帝開博學鴻詞科，親自選拔學士一十八人撰作的，再由康熙皇帝本人親自酌加刪改，內容是對漢人軟騙硬嚇，要大家化除滿漢的成見，說什麼本朝受命於天，要漢人死心塌地的接受滿人統治。）他一看見了史存明，噫的一叫，可是不旋踵間，低下了頭，淡淡說道：「大事已經一敗塗地了啦！我被皇太后關在這裏！」

史存明急忙問道：「皇上，大事怎樣不成功？是誰走漏消息的呢？」金弓郡主立即截住他的話

頭，說道：「不要說這些事了！咱們商量今後大計，才是上着！」孟絲倫柳眉一豎，向乾隆帝問道：「皇上，你打算今後怎麼樣，安心做滿清的皇帝，還是光復大漢河山呢！」乾隆帝頹然說道：「我一

個禿頭皇帝，無權無柄，連本身的自由也喪失了，還說什麼大反天下，做漢人開基的皇帝？」

岳金楓向史存明道：「大哥，咱們把皇上救出去吧！」乾隆帝聽了這兩句話，不禁大吃一驚，他知道自己如果跟着史存明這班人走，皇太后就要詔告天下，另立新君，換句話說，自己坐的龍位也要保不牢了！乾隆正要出言推搪，孟絲倫道：「把皇上帶出綏成殿嗎？絕對沒用，咱們還是一不做二不休，混進慈寧宮去，把皇太后一刀兩段！」

金弓郡主說出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話來，乾隆帝大吃一驚，失聲說道：「殺母后嗎？不行不行，那是犯上作亂，十惡不赦的大罪呢！」孟絲倫冷笑說道：「咱們在西域抗清，幹的已經是犯上作亂，十惡不赦的大罪啦！過去咱們能幹，難道現在不能幹嗎？」乾隆帝抓耳搔腮，啞口無言，他知道如果殺了母后，事情只有更壞，他忽然想出一個主意來，說道：「朕幾乎忘記了，你們只要在宮裏找着一件東西，大事還有成功希望，勝却殺皇太后萬倍！」

史存明怔了一怔道：「哦！找尋什麼東西，快說！」乾隆帝壓低了嗓音，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朕並不怎樣畏懼皇太后，太后是個婦人，就有權勢，也作惡不到那裏去，可是她的手上，却拿着先皇帝一道遺詔！叫朕投鼠忌器，不能動彈！」他便把雍正帝書下遺詔，留在綏成殿的經過，約畧說了一遍，史存明、岳金楓、孟絲倫三人恍然說道：「哦！原來竟有這樣的一件事！」

金弓郡主立即問道：「皇上，這一道遺詔收藏在那裏呢？」乾隆答道：「這個連朕也不知道，不過母后把我囚禁的時候，曾經說過一句，遺詔就在這座殿內！」史存明凜然一驚，估不到皇太后的手段，這樣老而彌辣，他扭頭看了看妻子，金弓郡主斷然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咱們就把這座綏成殿搜索

一遍！」

乾隆帝吃了一驚，急不迭忙地問道：「搜索綏成殿嗎？四邊都有皇旗兵把守，咱們怎樣搜索呢？」金弓郡主笑了一笑道：「有皇旗兵守着，便不能搜索嗎？咱們在皇旗兵監視下，還不是一樣進來，他們何嘗有發覺呢！」她這幾句話十分自負，向史存明、岳金楓道：「咱們出來找尋遺詔吧！」三個人信步由耳房裏走出來，來到正殿之上，首先映入他們眼簾的，就是那三幅巨大的丹青畫像，正中是順治皇帝的遺容，左邊是「聖祖」康熙，右邊是「世宗」雍正，全副袍褂頂戴，繪畫得栩栩如生，一望而知，是出自丹青妙手的神筆，映着微明的琉璃火，越發陰森可怖，金弓郡主把這三幅滿清皇帝的遺像，看了一遍，她果然不愧是出自回疆的女英雄，足智多謀，居然被她在畫像上，看出一點線索！

你道是什麼線索呢？原來孟絲倫首先看看三個皇帝畫像的手指和眼睛，他看見順治、康熙畫像的眼睛，都是向前平視的，只有雍正遺像的眼睛，却是畫得奇特，瞳孔向上，金弓郡主向雍正畫像頭頂的部位一看，恍然大悟，叫道：「存明！你過來，用壁虎功爬上屋頂，摸摸靠近牆邊，第三根短椽的兩邊，看一看有沒有古怪？」

史存明怔了一怔，可是回心一想，自己妻子足智多謀，她叫自己這樣做，一定另有用意，他答應了一聲，走近牆邊，用背脊抵住照壁，就像壁虎爬牆也似的，探升上去，史存明的身體將近貼住瓦面，拔身一聳，颯颯兩响，疾如脫弦之箭，向殿心直射出來，伸左手向第三根短椽一抄，抓個結實，身子吊在這根短椽下，打鞦韆也似的，來回蕩了幾蕩，方才凝住身體，再伸出右手來，向椽木的兩邊

一摸，却是光溜溜的，一點隙孔也沒有！史存明叫道：「娘子，並沒有看見什麼東西哩！」

金弓郡主仰面說道：「我估量的事情，一定不差，你把整根椽木，反覆摩挲一遍，必定有新奇的發現！」這根短椽本來塗了綠色油漆，唧接正標，一頭一尾，長度足有三丈，史存明聽了妻子的話，立即把身子一翹，整個軀體附在椽木之上，一尺一尺的爬行，乾隆帝由耳房裏走出來，看見史存明這樣的輕功身法，真正爲之咋舌！史存明爬了一丈左右，他伸手向椽木一摸，忽然發覺椽木左邊，有一道長條的裂縫，寬可半尺，史存明心裏一動，想道：「莫不是遺詔就在這裏？不會這樣湊巧吧！」他伸手向裂縫裏一探，一物觸手冰涼，試用手指一捏，竟是一隻扁平的鐵盒子，史存明大喜道：「慚愧！遺詔就在這裏！」他立即向外一拉鐵盒，身子像一片落葉也似的，飄然墮地，史存明把鐵盒向孟絲倫面前一遞，說道：「娘子！你看看這鐵盒子，是不是貯藏着遺詔？」

乾隆帝不禁大喜，他三步併做兩步的，走到金弓郡主面前，叫道：「拿給朕看！」孟絲倫把鐵盒一揚，只見鐵盒的正面和反面，都浮雕着一些文字，却是彎彎曲曲的滿洲文字，他們三個半點不識，乾隆帝一看這些文字，心花怒放，笑道：「遺詔遺詔，正是先皇帝的遺詔哩！」

原來這鐵盒表面的文字，赫然寫着「雍正密藏」的字眼，反面的文字呢？却寫着「待余百年之後，只容皇太后一人開啓」的字樣，金弓郡主伸出玉掌來，抵住了鐵盒的底面，默運內勁，發力一扭，劈拍兩聲輕响，鐵盒壁分做兩半，乾隆帝向盒裏一看，失聲說道：「噢！盒子裏面怎的只得一疊白紙？遺詔到那裏去了？」

大家嚇了一跳，連忙定睛看時，誰說不是？盒裏只有一疊白宣紙，紙色雪白，分明是放進去不久

的，如果是雍正御筆書寫的遺詔，相隔了幾十年，紙色一定變黃，難道這是皇太后擺佈的空城計？雍正壓根兒沒有遺詔嗎？大殿中四個人呆了半晌，金弓郡主突然打破沉寂，說道：「不好！咱們中了太后的奸計！」

岳金楓道：「嫂子！咱們怎樣中計，難道是皇太后說謊，先皇帝根本沒有留下遺詔嗎？」金弓郡主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不是！如果沒有遺詔，這樑上的裂縫和鐵盒子從何而來？還有雍正遺像的眼睛也畫得古怪，瞳孔朝天，左右兩眼的眼尾，畫了三條魚尾豎紋，這不是遺詔就放在第三根短椽木上的暗記嗎？依我猜想，皇太后在囚禁皇上之前，經已把這遺詔取去！」乾隆帝不由打了個寒噤，說道：「把遺詔拿去嗎？她收藏得這樣縝密，似乎不用多此一舉哩！」

史存明哼了一聲說道：「多此一舉，從前你的祖父康熙，把遺詔放在養心殿『正大光明』那塊牌匾的背後，結果也被人家竄改了呢？」他說的是雍正竄改遺詔故事。原來康熙當年有二十幾個兒子，他最愛十四皇子允禩，預先寫了「傳位十四皇子」六字，放在正大光明殿的牌匾背後，這消息不知道怎的被雍正探到，派一個本領高強的血滴子，夜入清宮，偷掉貯遺詔的錦盒，拿回貝勒府裏，結果把詔書的「十」字加上一劃一鉤，改成「于」字，這樣一來，「傳位十四皇子」變了「傳位于四皇子」，後來康熙病危，大臣恭讀遺詔，把雍正請到康熙面前，結果把病榻上的康熙皇帝，活生生的氣得一命嗚呼！史存明說的就是這件事，乾隆帝不禁面上一紅，孟絲倫道：「皇太后把皇上囚禁在綏成殿，當然是把殿裏的遺詔移去，要想得到遺詔，還是找皇太后去吧！」乾隆帝當堂打了一個寒噤，正要開口說話，冷不防殿外一聲大喝：「斗胆刺客！居然驚動皇上聖駕！」

這叱喝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大內皇旗兵領班薩刺海，原來薩刺海奉了皇太后的命令，看守乾隆皇帝，他爲了要在太后面前，表示自己忠心耿耿，每天在綏成殿前後左右，巡視幾遍，留意乾隆帝的動靜，這天晚上史存明三人混進的時候，薩刺海恰好到慈寧宮去了，等到他把一切稟告了皇太后回來，循例走近綏成殿，窺探皇帝，看他睡了沒有，那知道一走近殿門，便聽見有人說話的聲音，薩刺海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，連忙由隔扇門外張望進去，看見幽暗的琉璃火下，站着兩男一女，跟乾隆帝說話，他這一驚非同小可！馬上高聲叱喝。

史存明一聽見叱喝的聲音，知道事機已經洩漏，立即向孟絲倫、岳金楓叫道：「風緊！快走！」史存明一幌身軀，撲向殿門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呼的一掌，推向殿門隔扇，只聽見轟轟兩聲大响，楠木造的殿門，當堂塌了半邊，他緊接着一個飛身，穿了出去！

薩刺海聽見砰彭兩聲大响，殿門塌下，他立即抽出腰刀來，飛身向殿門一截，史存明剛才穿出門框，薩刺海一聲大喝：「刺客往那裏跑！」就喝聲中反刀一削，這招名叫「鳳凰單展翅」，向史存明迎面便削，史存明冷然一笑，右手寶劍並未使動，伸左掌迎刀鋒猛抓，薩刺海吃驚不小！心想：「咦！這傢伙的手掌難道是鐵鑄的嗎？怎的空手抓刀！」雖然是這樣想，寶刀仍舊斫出，刀掌一撞，薩刺海猛覺自己的腰刀，如同斫中一堆棉花，軟洋洋的，全不受力，吃驚不小，叫道：「不好！」正要把刀撤回，史存明左臂一伸，陡的抓住了薩刺海的「肩井穴」，用力一扭，薩刺海慘叫一聲，右臂登時脫臼，肩骨折斷，整條手臂也吊了下來，史存明左腳一起，撲通，把薩刺海踢出兩丈以外，轟轟，腦袋撞着殿下迴廊的石柱，登時暈了過去！



史存明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呼的一聲，楠木造的殿門，當堂塌了半邊。

天山大俠雖然一招把薩刺海擊倒，可是綏成殿四面的皇旗兵，已經驚動過來，吶喊連聲，個個揮刀挺槍，一窩蜂也似的殺上，史存明熱血上湧，一聲霹靂也似的大喝：「阻我者死！讓我者生！」斷虹劍呼的一繞，在空中劃了半個圓弧，只聽見一陣叮叮噹噹，斷金切玉聲响，皇旗兵的刀槍折斷了四五件，那些皇旗兵雖然是旗兵裏面挑選出來的精銳，但是多年以來，看守一座只有神主木位，閱無一人的綏成殿，吃慣了太平糧，沒有用武之地，養尊處優，反而變成不精銳了！兵刃一斷，那些皇旗兵嚇得心驚胆戰，急不迭忙的向旁邊讓開，史存明兩腳一墊，飛上瓦面，岳金楓和孟絲倫也一前一後的，由殿裏竄出來，金弓郡主人剛竄出，彈丸已發，拍拍拍，一連串暴雨驚電也似的彈丸，射入皇旗兵人叢裏，把這些旗兵打得抱頭鼠竄，叫苦連天，岳、孟二人在吶喊連天的當兒，跳上殿瓦，三個人會在一起，一溜烟也似的逃去！

不過史存明三人雖然逃出了綏成殿，禁宮裏面各處的宿衛，統統驚覺，一齊出動，大內侍衛賽似潮水洶湧一般，四方八面殺來，到處都是人山人海，暗影裏羽箭橫飛，嗤嗤亂射，史存明一咬牙關，搶在先頭，斷虹劍揮霍生風，閃閃如電，岳金楓、孟絲倫兩柄長劍，也是左捲右舞，三劍交織，密如光網，弩箭一射入劍光圈裏，便被擊落，還有一層，皇宮裏面的殿宇屋頂，十之八九，統統是琉璃瓦，滑不留足，任你輕功多高的人，也沒法子在上面穩住身形，好在史存明三人一向居住在積雪的天山上，滑走冰崖雪嶺，成了習慣，就是行走冰雪佈滿的山峯幽壑，也是如履平地，這樣一來，反而佔了不少便宜！他們一連串起落縱跳之間，已經衝過四五重宮殿，史存明因為在瓦背上目標太顯明了，正要跳落平地，冷不防耳邊一陣狂笑，叫道：「大胆刺客！私入禁宮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史存明聽了這話聲，心中一凜，原來這一個說話的口音十分洪亮，中氣充沛已極，他正要回身看時，側面呼的一响，飛過一個大紅衣服的人影來，宛似半天落下一朵火雲，史存明定睛看時，來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喇嘛僧，虎目濃眉，貌相威猛，看年紀不過四十多歲，挺着一根黑沉沉的兵刃，似拐非拐，似棒非棒，不由分說，呼的一下，用了個「橫雲斷峯」的招式，猛向史存明攔腰掃到！

史存明知道大內的雍和宮裡面，豢養了不少喇嘛，這紅衣喇嘛襲擊自己，並不算是突如其來，他立即把斷虹劍沉劍一引，用了招「烘雲托日」，橫向杖頭一削，叮噹兩聲，撞個正着，說也奇怪，這把黑沉沉的怪杖，居然不怕斬鋼削鐵的寶劍，史存明用力一砍，杖頭激起一溜火星，這紅衣喇嘛反杖一挑，使了招「鐵牛耕地」，撞向史存明的小腹，史存明急不迭忙的扭身一閃，險些兒被他戳中丹田穴，真個吃驚不小！史存明立即把雷電披風劍法施展開來，颯颯兩响，一招是「雷神殛妖」，一招是「電光過嶺」，劍光如電，天矯如虹，猛向那紅衣喇嘛攻了過去。

這紅衣喇嘛名叫哈音布，是雍和宮裡面數一數二的好手，他手中這根黑沉沉的怪杖，名叫做「沉龍杖」，是崑崙山星宿海，海心鐵木所製，靈輕翔實，堅固逾常，任你用怎樣的寶刀寶劍，也斫不斷，哈音布看見史存明的「雷電披風劍」法，天矯神奇，喝了一個「好」字，沉龍杖一拖一帶，用了着「指天盟地」，竟把史存明這兩劍的勁力，化解於沒影無形，史存明估不到清宮裡面，居然有這樣的武林高手，揮劍一封，便和哈音布戰在一處！

岳金楓、孟絲倫兩人看見史存明遇了勁敵，立即上前助戰，岳金楓剛要仗劍上前，側面呼呼兩响，撲過兩個武士，一個使判官雙筆，一個舞兩桿鈎鐮槍，這兩人的兵刃一長一短，恰好成了反比，

判官筆攻向岳金楓兩肋，鈎鐮槍捲到他的脚下，岳金楓一招「白鶴亮翅」，他這一劍當兩招用，左邊掛開判官雙筆，右邊指向使鈎鐮槍武士的胸口，逼他回身自救，岳金楓這一招擋退兩人，正是武當劍法裡面精華妙着，孟絲倫提劍一掠，左手抽弓，就要發彈，冷不防颯颯兩响，又撲過兩個武士來，一個使鑲鐵宣花斧，一個用月牙彎刀，兩般都是沉重兵刃，不由分說，向孟絲倫身上旋風似的砍到，孟絲倫抽不出空隙發彈丸，只好使出飛龍劍法，左遮右擋，跟那兩個武士惡鬥。

史存明看見撲過來的一個紅衣喇嘛，四個清宮武士，完全不怕琉璃殿瓦，飛縱竄跳，一如坦途平地，可見這幾個人輕功的高強了，假如再添幾個這樣本領的高手，自己便難以脫身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！可是那使沉龍杖的紅衣喇嘛，却是纏住自己，苦戰不退，史存明不禁心頭火發，他把手中的斷虹劍一劃，用了招「沉雷曳地」，粘住杖頭向着橫裏一拖，呼音布陡覺對方的劍梢透出一股內力來，勁猛無比，帶住沉龍杖身，把自己硬生生的拖了過去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連忙兩臂運動，凝住穩步，史存明却是一聲大喝，劈面一掌穿出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勁，猛向呼音布迎胸推到！

呼音布也是個行家，史存明猝然出掌，儘管疾如電閃，這紅衣喇嘛也覺察出來，立即半轉身軀，豎掌一拍，他使的是西藏天龍派的「般若禪功」，拍的一响，恰好跟史存明兩掌相抵，這樣的硬對硬的相拼，絲毫沒有取巧的餘地！大家掌力一吐，立即判出強弱，史存明功力深厚，脚下喀喇兩响，踏碎了兩塊琉璃瓦，瓦面凹陷了兩個破洞，站穩身體，呼音布呢？他的般若禪功雖然是武林一絕，可是比起史存明得自天池三老的三陰滅陽功來，却不管如同大小巫之判，只聽砰的一响，番僧的身體如同撞了一下千斤鐵鎚，全身拋離瓦面，撲通，一個沒頭跟斗，飛摔落院前的白玉階上！

清宮裡的殿閣，大都是建造巍峨，有好幾丈高下，呼音布這一下如果結結實實的摔到地上，真正要粉身碎骨，好在他的本領委實不弱，在跌落的時候，把沉龍杖向石階上一戳，噹的一聲大响，火星四濺，呼音布全靠這沉龍杖一撐之力，方才抵消了俯衝的力量，可是史存明給他這一下三陰掌的力量，非同小可！呼音布負傷經已不輕，再經過這樣的猛力大震一下，登時兩眼發黑，喉頭湧甜，哇的噴出一口鮮血來，當堂暈了過去！

岳金楓看見史存明一舉掌之間，把敵方一個本領最强的喇嘛番僧打落殿瓦，不禁勇氣大振，恰好那使鈎鐮槍的武士欺身逼近，雙槍一抖，用了個「二龍攪海」的招式，猛向岳金楓肋下刺來，岳金楓奮起神威，勁貫右臂，一聲大喝，劍身一粘敵人雙槍，往起一抽一掀，身子陡的一個轉身，一掌拍了出來，岳金楓這一路劍裡夾掌，比起史存明剛才擊敗呼音布的一招，又自大不相同，史存明是凝身發掌，劈面閃擊，岳金楓呢？他却是旋身迴臂，側面出掌相擊，脚下走的是八卦方位，這使鈎鐮雙槍武士的本領，比起呼音布來，遠不相及，被岳金楓這一下閃電穿掌，砰的打中肩頭，如果在平地上，這武士頂多跌個踉蹌罷了，決不會有性命之虞，可是在這滑不留足的琉璃殿瓦上，他用輕功提氣飛縱，跟岳金楓交手，經已十分勉強，一旦肩頭中招，如何能够站得穩身子，撲通咕咚，由殿瓦上失足滑了下來，跌得腦袋開花，鮮血塗地！

那使判官雙筆的武士趁岳金楓出掌的時候，倏地一個欺身，雙筆並進，用了一着「玉女投梭」，筆鋒直撞岳金楓背心「志堂穴」，這一招十分陰狠，岳金楓如果被牠扎中，不死也要重傷！可是岳金楓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，那有被牠暗算之理，他反臂向後一勾，使了着「擒拿手」，奪住判官筆身，

向外一掀，這武士十分乖巧，立即一撒雙臂，拋掉了判官筆，向旁邊竄出去，可是岳金楓這邊奪了敵人兵刃，緊接着喝了聲：「着！」左臂一掉一轉，劃了半個圓圈，向外一拋，這兩支判官筆脫手拋出，疾如脫弦之箭，一先一後，向那武士飛去，這武士做夢也估不到對方有這一着，叫了聲：「不好！」一筆擲中胸窩，一筆拍中肋下，他那裡還站得住腳，撲通咕咚，由殿瓦上滾落，跌得肝腦塗地，跟着那使鈎鐮槍的同伴，一命嗚呼，向枉死城報到！

這一邊孟絲倫趁史岳二人先後得手，圍攻自己兩個武士略一錯愕之際，霍地抽出彈弓來，拍拍拍，打出一陣彈丸，那使宣花斧的武士，腮頰首先中了一彈，皮破血流，怪叫一聲，由瓦面上滾了下來，那使月牙彎刀的武士，本領較強，他看見彈丸飛來，立即抖開彎刀，左遮右擋，噹噹噹，接連格落了四五顆彈子，那知道孟絲倫打的是連珠彈法，一射出就是十幾顆，他擋得開前一陣幾顆彈子，却躲不開連續飛來的彈丸，拍拍兩聲，面門胸口各自中了幾彈，疼得他喪胆亡魂，又看見自己同伴接二連三的被刺客打下瓦背，更加不敢留戀，立即用了個「鯉魚打挺」的身法，骨碌碌，沿着琉璃瓦滾了下去，一個跟斗跳落院子裡去了！一剎那間，四個武士死的死逃的逃，走得乾乾淨淨！

史存明看見阻敵已除，叫道：「行了！直殺出去！」岳金楓應聲上前開路，史存明抖開斷虹劍來，左右捲舞，跟岳金楓的劍光合在一起，連番衝殺，孟絲倫却是左右開弓，連連發出彈丸，攻取遠近，瞻前顧後，三個男女英雄，所到之處，清宮侍衛有如波開浪裂，沒有一個人胆敢抵擋，他們飛也似的，一直搶近紫禁城邊，禁城的城樓上伏滿了弓箭，一見了史存明人影，立即放箭，孟絲倫一聲嬌叱，拔身一聳，由殿後搶在前頭，拍拍拍，傾囊囊中鐵彈，打出一陣彈雨，黃牆上十幾個箭手，先後

中了金弓郡主的彈丸，皮破血流，史存明岳金楓趁着箭手一陣忙亂的當兒，颯颯兩聲，似巨鳥掠空，躍登城牆，劍光到處，有如水銀瀉地，清兵箭手被他們斬瓜切菜的一陣亂砍，嚇得抱頭鼠竄，史岳孟三人趁勢翻落城牆，飛越過御城河，一溜烟也似的，逃入柳陰深處！

第四十二回：示密詔一怒懲至尊

且不說史存明三人大鬧了半夜紫禁城，結果在幾百名侍衛，幾千名旗兵包圍追擊之下，逃了出去，再說綏成殿這一面，乾隆帝在史存明三人衝出去的時候，立即返入臥房裡，可是不旋踵間，殿外開進一隊皇旗兵，把乾隆帝看管起來，約莫過了頓飯工夫，紫禁城內恢復寧靜，皇太后阿魯特氏，却在十六名大內侍衛陪同之下，滿面嚴霜的到了綏成殿！

乾隆皇帝看見母后到來，嚇得渾身發抖，彷彿知道一定有不祥的事情發生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皇太后到了殿上，立即喝令左右內監，點亮了一切燈火，剎那間整座綏成殿大放光明，皇太后端坐在正中的紅木椅子，向乾隆帝喝道：「弘曆！你這畜生好大膽子！立即給我跪下！」

皇太后平日在深宮裡，雖然嚴正不阿，但是像今天這樣疾言厲色的，還是破題兒第一次，左右的內監和武士，不禁大吃一驚！乾隆的神色尤其尷尬，因為他是普天之下，萬乘至尊的皇帝，要他在衆目睽睽下當堂跪下來，試問何等丟面？皇太后看見乾隆帝面色猶豫，冷笑一聲，伸手向懷裡一探，取出一隻三寸不到的金盒，形式和史存明由櫟上取出來那隻鐵盒一模一樣，也有雍正御詔四字，她聲色俱厲的喝道：「你瞧清楚沒有！還不下跪？」乾隆帝到這時候，方才醒悟過來，金盒裡藏着的，真正是雍正先皇帝的遺詔，他只好把雙膝一屈，撲通跪了下來，皇太后又喝左右內侍道：「快拿家法！」

「家法」兩字一說出，乾隆帝不禁又嚇了一大跳，因為禁宮裡的「家法」，就是供奉在「太廟」

裡面一十二對金漆包裹的龍頭木棍，這種龍頭棍是一種象徵，拿來責打皇室近支貝勒王公的，照清朝的祖制，那一個親王犯了事，（所謂犯事，就是私生活不檢點，比如在京城裡逛窑子賭博，或者是在皇帝忌辰裡飲酒吃肉等。）皇帝可以按他犯罪大小，責打「家法」，挨個一二十棍，雖然打得不狠，未免傷動筋骨，也算是奇恥大辱了！皇太后這次喝令內侍拿家法來，責打皇帝，真正是滿清開國以來，破天荒的一件大事！

這幾個內監看見皇太后這般盛怒，那裡還敢怠慢，匆匆離殿去了，不到半晌，一個黃門太監大踏步由殿外進來，高聲大叫：「啓奏太后和老佛爺，八親王到！」原來八親王就是朝廷上跟皇帝血統宗支最近的八位親王，除了恭親王弘晝和親王弘碩之外，還有鄭親王奕劻，成親王奕劻，英親王濟朗，勇親王明安，忠親王塔吉刺，義親王鄂爾畢，除了恭和二親王是乾隆的同父異母兄弟，鄭親王、成親王是乾隆的叔父長輩，還有英、勇、忠、義四位親王，統統是雍正皇帝的姪子，換句話說，即是乾隆的堂兄弟，八位親王魚貫進了綏成殿，個個全副袍褂，面目嚴肅，分列左右，侍立在皇太后身邊，乾隆帝看見八位親王一同到來，知道事態嚴重，嚇得心驚胆戰！

再過半晌，小太監由太廟回來，捧着一對金漆龍頭棍棒，恭恭敬敬的放在皇太后面前，皇太后的神色，更加陰森可怕，她手捧着這詔金盒，向乾隆帝喝道：「弘曆！枉你受了先皇帝的厚恩和母后許多年對你的劬勞教養，怎的私通叛逆？密謀不軌，聽從外間妖言邪說，要想推翻本朝，快說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口，八親王登時面上變色，不由噫的一叫！

乾隆這時候反而鎮靜下來，他到底是個聰明天子，因為史存明這班人已經突圍逃走了，事無佐

證，皇太后怎可以憑空說自己要作反？推翻本朝？乾隆便抗聲道：「母后所說的話，兒子並不明白，朕已經遵從母后慈旨，關在綏成殿裡，閉門思過，怎可以說是私通叛逆，密謀不軌？母后這幾句話，可有甚麼憑證呢？」皇太后勃然大怒道：「畜生還要狡賴！我來問你一句，今天晚上闖進綏成殿的，是甚麼人，快說！」乾隆帝淡然說道：「哦！那是刺客罷了！」

皇太后冷笑一聲道：「如果是真正的刺客，怎的不要了你的性命？」乾隆心裡一驚，順口答道：「這個，這個孩兒怎樣知道？」

好厲害的皇太后，立即回過頭來，向八親王問道：「各位聽見了沒有？刺客進了綏成殿，並不殺害皇上，這不是皇上跟刺客同是一黨，換句話說，還不是私通叛逆的確據嗎？如果不是薩刺海及時發覺，恐怕刺客連皇上也帶走呢！」這一頂大帽子壓下來，乾隆帝瞠目結舌，不知所答！

八親王互相看了一眼，皇太后厲聲道：「那幾個刺客姓甚名誰？怎樣來歷？是不是你微服巡遊江南時候，跟他勾搭上的，快說！」乾隆帝面目變色，更加答不上半句話，這並不是他跟史存明、岳金楓等人有特別深厚的交情，因為他一招認實了，那就無疑在皇太后、八親王面前承認自己叛逆的罪名，皇太后發起怒來，豈不是把自己廢掉，另立新君了嗎，乾隆想到這裡，決定給他一個矢口不認，說道：「母后，孩兒遊江南的時候，並沒有跟叛逆勾結，今夜闖進綏成殿的刺客，孩兒並不認識哩！」

這幾句話欲蓋彌彰，皇太后更加怒不可遏，喝道：「畜生！你還不招認嗎？鄭親王成親王，你兩個立即過來，執掌家法，重打這畜生三十棍！」皇太后這樣的一喝，綏成殿上各人不禁大駭！因為自古以來，皇帝是天下的至尊，那一個胆敢打皇帝呢？中國幾千年來也沒有打皇帝的例子，

(只有一個故事算是例外，那就是「包公打龍袍」，這件事發生在宋朝仁宗皇帝年代，也即是家傳戶曉的「狸貓換太子」故事，宋真宗納劉李兩妃，后位虛懸，不久劉李二妃有了身孕，真宗便說明劉李二妃之中，那一個產下麟兒的，便冊封做正宮娘娘，李妃耿直，劉妃奸詐，不久李妃臨盆，劉妃串通太監郭槐，用一隻剝掉了皮毛的狸貓，掉換了李妃產下的兒子，把狸貓呈獻給皇帝，說李妃產怪胎，真宗皇帝不察，信以為真，一怒之下，把李妃貶落冷宮，不久劉妃臨盆，產的却是女兒，她却一不做二不休，將女兒殺掉了，把李妃產的兒子當作自己生的，瞞騙真宗，真宗便把劉妃冊位正宮，這掉換的兒子就是仁宗皇帝，後來李妃歷盡艱苦，由冷宮逃出來，請大學士包拯平反冤獄，包公夜審郭槐，逼出當年狸貓換太子的真相，奏報皇帝賜死劉妃，並且把生母李妃迎返宮裡奉養，宋仁宗因為自己有乖孝道，跪請李妃加杖，李妃不敢下手，後來還是包公臨時想出主意，請仁宗皇帝脫下自己的龍袍，任由李妃鞭打一十二下，算是象徵性的責打，千古傳為佳話。)成親王、鄭親王雖然是乾隆的長輩，但是在名份上，還是殿下之臣，他們那裡敢用「家法」來打皇帝，兩親王立即跪了下來，說道：「太后息怒，老佛爺是天下明君，微臣不敢奉旨！」皇太后大怒道：「你們跟弘曆同一鼻孔出氣嗎？很好，讓我宣讀先帝遺詔！」

她說着把金盒拍的打開，顫巍巍拿出一張紙色變黃的詔書來，朗聲說道：

「弘曆雖為吾兒，倘彼心懷異志，變易祖制，背叛本朝，朕雖百年之後，龍御上賓，太后阿魯特氏仍得會同朝上八親王，集合綏成殿上，開讀遺詔將之賜死，另立新君，祖宗諒之！天地鑒之！」

下面是雍正十二年秋孟月立這一行字，皇太后一讀了遺詔，乾隆帝面如死灰，八親王勃然色變！

皇太后又向乾隆帝喝道：「畜生！你明白了沒有，這是你父皇生前的旨意！你這次到江南目的何在？結交了甚麼人？還不早說！」乾隆帝低下了頭，沒有半句答腔，皇太后大怒道：「兩位親王拿過家法來，替先皇帝重打這畜生三十棍！」

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黃門太監突然走進殿裡來，說道：「中堂相國和坤已經回京，晉宮求見，還有一等毅勇侯貝子福康安，一同陪謁！」

和坤居然在乾隆帝生死關頭的時候，由江南返到北京城，乾隆帝好比放下一塊心頭大石，因為他知道和坤口齒伶俐，手段圓滑，平日很得皇太后的歡心，倘若他能够在皇太后的面前，說上幾句好話，給自己遮瞞一下，真個比起任何人還要得力，至於福康安本人，一向是自己的心腹，這次陪同請謁，不用說也是有利無害了！皇太后把面一沉，說道：「是和中堂請求晉謁嗎？很好，賜他入綏成殿！」又向乾隆帝道：「站起來吧！免得給臣下看見你，大不雅相！」乾隆正在感到狼狽，聽了這幾句話，立即站起身子，口裡說道：「謝母后的恩典！」

隔不多久，和坤跟福康安兩人，一先一後的進來，你道和坤怎會一下子由蘇州回到京城呢？原來他中了金弓郡主的圈套，派兵圍剿浙江四明山，撲了個空之後，和坤立時知道上當，他是個心性靈巧的人物，皇帝失蹤了許多天，國中不可一日無主，在情在理，都要告訴皇太后了，俗語說得好，醜媳婦始終要見翁姑，如果再隱瞞下去，被皇太后知道風聲，反為不美。和坤主意決定之後，立即和洪仙韻、寇東萊兩人，連同侯景茂等侍衛，離開蘇州，渡江北上，兼程趕回京師，他們一進城門，便知道乾隆帝已經比自己先回來，要想詔告天下，恢復漢家朝儀，給皇太后關閉在綏成殿的消息，和坤大吃

一驚，說道：「不好！皇上向來英明睿智，怎的會做這些傻事！」

和坤這一次跟皇帝遊歷江南，已經知道了乾隆帝的身世和隱事，他明白皇帝的心理，恢復漢家朝儀，爲的是表示不忘記自己是漢人，可是皇太后和朝上的王公大臣，那裡容許乾隆帝這樣做呢？不過話又得說回來，假如乾隆遭了不測，（即是給皇太后廢立。）自己靠山就要扳倒，新君登位，再也不容許自己壟斷朝柄了！所以在公在私，和坤也要搭救乾隆帝，所以他立即帶了貝子福康安，一同進入紫禁城內，謁見慈駕。

皇太后看見和坤進來，怒道：「和坤，你陪伴皇上巡遊江南，怎的連皇上勾結叛逆，圖謀不軌也不知道？現在方才回來，可知罪嗎？」和坤免冠頓首道：「奴才罪應萬死，皇上這一次到江南，並沒有勾結叛逆，這個微臣可以用滿門良賤性命保證，不過皇上被叛逆劫持了一個多月，却是事實！」他便把乾隆帝第一次在蘇州虎丘劍池邊看相，被鐵簍、銅拂兩道攔截了去，結果被癩道姑洪仙韻救回，可是不旋踵間，又被叛逆喬裝欽差，假意傳皇太后慈諭，要皇帝親自接旨，乾隆一時不察，中了叛逆圈套，第二次被攔劫，以及叛逆偽造謠言，設伏茅山，誑說皇帝被關閉在山裡，引誘自己上當，荒山夜戰的經過，一一說了。和坤口齒伶俐，而且有意無意間，給乾隆帝說上幾句好話，但是輕描淡寫，不着痕跡，皇太后本來盛怒異常的，可是聽了和坤這番話，容色漸霽，知道乾隆帝並沒有怎樣越軌的行爲，可是她仍然不放心今天晚上來的刺客，問和坤道：「那麼？據劫皇上這班叛逆的姓名來歷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和坤胸有成竹，他指了指貝子福康安，說道：「啓稟太后，福貝子知道這班叛逆的來歷，由他說

吧！」福康安不慌不忙的上前，跪地奏道：「太后容稟，據劫皇上這班叛逆，完全是二十多年以前擾亂西域，在回疆煽動邊民對抗咱們大清的，經過微臣統兵搜剿，削平亂事，他們方才知道螢火之光，難比皓月，自動蟄伏匿跡，許多年來，再不見他們蠢動了，那知道今次他們到中土來跳樑，不但皇上意料不到，就是微臣也萬萬想不到呢！」福貝子接着把史存明、岳金楓、孟絲倫幾個人的出身來歷說了一遍，福康安還說明史存明是前明閣部史可法的後裔，岳金楓是本朝的叛將，金弓郡主孟絲倫呢？却是二十年前，稱亂回疆小和卓木酋長胞妹，總而言之，他們全是滿清統治的死對頭，皇太后聽了之後，心裡更加明白，她把雍正遺詔收起，向八親王說道：「今天沒有事了！你們各自回去吧！」恭親王等唯唯諾諾，退出殿外，皇太后又向乾隆皇帝道：「你雖然沒有反叛行跡，可是恢復漢家朝儀這個說法，違背祖宗法制，從此休提，你在綏成殿困了一日一夜，也足夠反省了，返回內苑去吧！」乾隆好比遇了皇恩大赦，連聲謝恩，宮廷裡面偌大一場風波，到這時候，總算烟消雲散不提。

作者一支秃筆，不能夠同時描寫兩頭的事，再說史存明、岳金楓、金弓郡主大鬧半晚皇宮，逃出了紫禁城之後，他們三個人索性使出陸地飛行功夫，一溜烟出了北京城，一直來到西山之下，方才停住脚步，岳金楓看見沒有人追來了，恨恨說道：「今天晚上，咱們如果不是給那滿洲的狗侍衛撞破，已經順利成功，今回變了功虧一簣，可恨之至！」

金弓郡主冷冷一笑道：「順利成功，可不見得，乾隆帝已經被皇太后關在綏成殿裡，好比籠中之鳥，咱們即使把他劫出去，也不見得有甚麼用處！」史存明皺眉說道：「我沒有別的執心，執心這樣一鬧，皇太后盛怒之下，說不定會把乾隆帝處死，萬一這樣，咱們的妙計豈不是成了畫餅嗎？」孟絲

偷笑說道：「存明，你放心吧！他們母子之親，怎會互相殘殺，皇太后決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，殺害皇帝，咱們用不着杞人憂天哩！」話雖然這樣說，妙計成空，大家都覺得心中耿耿，金弓郡主說道：「衆志方可成城，咱們幾個人就是有通天澈地的本領，人少力薄，也幹不成大事，還是等候鐵箕、銅拂各位大舉到來，方才再進清宮去吧？」史存明一想也是，三個人趁着天色未明，奔向京郊的豐台縣，匆忙中找了個安身所在，按下不表。

再過了七八天，衆俠第二批人馬來了，除了鐵箕、銅拂之外，還有史劍虹、史凌霄、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六位少年英俠，與及另外一個棄暗投明的小安子，他們進了京城不久，便跟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、狄鵬舉合在一處，彼此說了前事，鐵箕真人聽了乾隆帝要下詔令，恢復漢家朝儀，被皇太后關閉在綏成殿，功敗垂成的經過，不禁扼腕嘆息道：「滿清到底還是氣運昌隆，咱們還沒有得到恢復大漢江山的機會哩！」

銅拂道人沉吟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咱們只知道把大事不成，讓過在皇太后阻擋，與及雍正先皇帝的遺詔身上，未免太短視了，說一句老實話，咱們就是進深宮去，把皇太后刺死，甚至將雍正的遺詔取到



劍，已抵住了他的右肋。

手裡，把它燬掉，也不能夠光復漢人天下，因為咱們還欠缺了可以推倒滿清統治的力量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大家都覺得莫明其妙！金弓郡主却點了點頭，她領悟了銅拂道人所說的道理，不等他說下去，立即截住了銅拂的話頭，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！咱們應該在滿漢大臣裏面，挑出幾個人來，叫他做皇帝的助手，幫忙皇上匡復漢家天下？」大家聽了有點醒悟，狄鵬舉接口道：「伯母，現在滿朝大臣之中，最有勢力而炙手可熱的，只有和坤一個，不過這個奸賊，未必肯幫我們恢復漢家河山哩！」

岳金楓把面一沉，喝道：「胡把說！狄鵬舉叱退，金弓郡主笑道：「和坤這廝是個民賊，吸盡天下萬民膏血，咱們當然不能夠指



福康安回頭一望，那幪面人的一柄明晃晃的長

望他恢復大漢河山，不過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我的意思是放在兩個人身上！」她說着伸出春葱玉指來，蘸了茶水，在小几上寫了兩個人的名字，一個是「劉鏞」，另外一個是「福康安」，衆英雄看在眼裏，不禁嚇一大跳！

史存明哈哈一笑道：「娘子，你不是痴呆嗎？劉鏞是個漢人，說動他幫忙咱們光復漢家天下，還可以說，不過他是個伴食宰相，毫無權柄，福康安這小子是滿洲人，又是咱們的死對頭，叫他幫助我們，還不是與虎謀皮，白天做夢？」孟絲倫正色道：「此一時彼一時，各有不同，總而言之，我有收拾福康安的方法，不過得要麻煩岳大俠走一遍！」岳金楓怔了一怔，孟絲倫不等他開口，便自附在岳金楓的耳邊，低低說了一陣，岳金楓大笑道：「此計大妙！」立即站起身子，出外去了，史存明詫異道：「噢！你要岳大俠冒險嗎？恐怕……」金弓郡主搖手道：「你少說廢話吧！如果岳金楓有危險，我把人頭割了下來，送到你的手裏！」史存明吐舌道：「這個嗎？不必要啦！」衆人忍不住一陣哄堂大笑！

再說福貝子自從破了西藏，並且樹立了討平廓爾額的赫赫戰功之後，乾隆帝對他的寵眷，越發深厚，除了賜他爲一等公，封毅勇侯之外，另外還賞賜了他一座貝勒府邸，就在鄰近紫禁城的什刹海邊，這樣一來，福康安便逍遙自在的過日子，儘量酒色快活，不知人間是何世了！有一天，天色還未放明，福康安起來梳洗，準備早朝，冷不防瞥見臥房窗簾外，人影一閃，福貝子嚇了一跳，喝道：「是甚麼人？」話未說完，背心呼聲風响，一柄明晃晃的長劍，由側面遞過來，抵住福康安的右肋，接着一個嚴厲口音喝道：「不准亂動！一動便要了你的命！」

福貝子覺得說話口音十分廝熟，連忙回過頭來，原來是一個身材高大的幪面人，穿着夜行衣服，不知甚麼時候，進了自己房間，用劍指住了自己的軟肋，福康安雖然吃驚不小！他到底是個慣歷沙場的武將，胆氣勇壯，朗聲喝道：「你是那個？本爵跟你素昧平生，半夜三更的摸進來，要金銀呢？還是要本爵的性命？」那幪面人劍尖畧一吐勁，刺破了福貝子的衣服，冷笑說道：「你還說跟我素昧平生嗎？在西藏拉薩城外，你還掘坑把我活埋，二十幾年不到的事，怎的忘記個一乾二淨了！」福康安方才明白今晚來的不速之客是岳金楓，失聲叫道：「你你你，你不是岳先鋒？怎的會來到這裡？」

第四十三回：綠荷池史存明大義責清帝

原來岳金楓當日在福貝子征西的時候，是他手下先鋒大將，福康安一時忘記改口，喊出「岳先鋒」三個字來，岳金楓冷笑一聲道：「姓福的，那一個是你的先鋒，我祇問你一句，你要不要活命？」福康安以爲岳金楓切記着當年自己在拉薩城外活埋的仇恨，所以找上門來，福貝子慌不迭忙的央告道：「岳老兄！當年是不對，可是兩國交兵，各爲其主，可怪不得我啊！」岳金楓喝道：「胡說！你以爲我還記恨那一年的事嗎？大丈夫胸襟豁落，那一個還記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你是忠於皇太后呢？還是効忠於皇上呢？」福貝子一聽之下，詫異非常，問道：「哦！你這幾句話怎樣說？」

岳金楓冷笑道：「皇上被皇太后囚禁在綏成殿的事，你難道不知道嗎？」福康安愕了一愕，說道：「哦！這是他們母子間的爭執，說不上是一件大事，昨天晚上，皇太后經過和中堂求情之後，已經饒恕了皇上啦！」岳金楓聽說和坤返回京城，暗吃一驚，想道：「這好賊回來得好快！」又向福康安道：「雖然這樣，牝雞司晨，皇上一切完全要受太后的挾制，也不是好現象，你知道皇太后爲什麼要把皇上關閉起來，形同囚犯？你說！」福康安心裏想道：「皇上給太后關在綏成殿，還不是爲了你們這班叛逆嗎？」話雖然是這樣，口裏却是說不出來，祇淡淡的回應道：「那個我也不大清楚，不過約畧聽見人說，皇上要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皇太后說他違反祖制，惱恨起來，把他關起來罷」

「了！」

岳金楓還未回答，陡的一個轉身，撲近窗口，左手向窗外一揚，嗤嗤，打出兩朶金星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聽見窗外走廊撲通咕咚兩响，兩個人先後跌倒在地，原來是福貝子府中兩名衛士，恰好進內宅來，催促福康安坐轎上朝，那知道剛才走近臥室門外，便被岳金楓聽出腳步聲，反手一甩，打出兩個金錢鏢，好一個岳金楓，他站在臥房裏，祇憑着耳朵便聽出對方的位置，猝的發出錢鏢來，一下打中這兩個侍衛的軟麻穴，可笑這兩個衛士連哎喲也沒有半聲，便自跌翻在地！

他打倒了兩名衛士，知道自己再不能在福貝子府邸流連下去，喝道：「福康安，皇上受太后的挾制，你是老佛爺心腹股肱的臣子，應該食君之祿，忠君之憂，將來皇上要清除太后掣肘，你肯幫一臂之力麼？」福康安猶豫道：「皇上肯公開和太后反臉！這個……」岳金楓叱喝道：「沒有這個那個，你答應不答應？」福康安點頭道：「好！如果朝上有變，我決定將自己統轄的京城禁衛軍，站到皇上這一邊吧！」岳金楓大喜道：「你這幾句話可當真嗎？」福貝子斷然道：「丈夫一言，如白染皂，那有不當真的道理？岳兄，我福康安說過的事一定做，你祇管放心便了！」岳金楓道：「這樣有僭，岳某告退！」說着拔身一幌，跳出窗外，拍活了兩個衛士的穴道，然後一縱身跳上瓦面，風馳電掣也似的去了，剎那之間，去得沒影沒踪！

且不说福康安貝子府邸裏的情形，再說岳金楓完成了使命，連夜返回史存明各人的住處，把一切向衆英雄報告，孟絲倫道：「如果福康安的京城禁衛軍，聽從我們指揮，一定可以事半功倍，咱們進行第二步棋子，向劉鏞動手吧！」岳金楓道：「劉鏞是個太平丞相，碌碌庸才，他敢批和坤的逆鱗

嗎？」金弓郡主笑道：「我抓住了他的痛處，不由他不答應，存明，你到劉鏞家裏走一遍吧，依照我的錦囊妙計，萬無一失，放心使了！」史存明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好！事不宜遲，今天晚上我去！」這天晚上，劉鏞的相府裏，便出現了史存明的俠蹤！

劉鏞是個文官，家裏雖然有戒備，並不森嚴，史存明在相府裏作過幾天客，可以說是老馬識途，二更才過，史存明不費吹灰之力，進了劉鏞相府，一直來到書房面前，這時候劉鏞還不會睡覺，正在秉燭夜讀，史存明一幌身，穿窗進去，落在劉鏞背後，笑道：「劉中堂，這般晚了還要讀書，真正是勤於治學哩！」

史存明這樣一說，劉鏞大吃一驚，連忙回過頭來，他看見了史存明，覺得十分驚駭，顫聲說道：「你你你，你前幾天晚上，不是大鬧皇宮嗎？怎的到我這裏來呢？」史存明笑說道：「不錯，劉中堂，我今天晚上給你送回一件東西！」口說着話，伸手向懷裏一探，拍的一响，竟把一件東西摔在劉鏞的書桌上！

劉鏞當堂嚇一大跳，連忙低頭看時，史存明放在自己書案上的，竟是陳閣老的族譜，他這一驚非同小可！背心額角直冒冷汗，原來他對陳閣老跟乾隆帝有一段血統的事，經已微有所聞，陳世倌臨終的時候，把族譜交給自己，代為收藏，劉鏞肚裏更加明白，所以他吩咐自己家人，務要保守秘密，那知道史存明竟然把族譜抖露在自己面前，劉中堂面色大變！史存明冷笑道：「中堂大人，皇上的生身父母和真正身世，諒來你知道了！」

這幾句話把劉鏞嚇得魂飛魄散，雙膝一屈，跪了下來，抖聲問道：「你你你……你奉了皇上的密

旨，要把我處死嗎？」原來劉鏞以為乾隆知道自己明白他身世的秘密，所以派史存明到來，殺死自己滅口，史存明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中堂大人何必多禮，站起來吧！咱們還有話說呢！」劉鏞聽見對方口氣似乎沒有惡意，方才畧為放心，站起身來，戰戰兢兢的問道：「壯士午夜光臨，有何賜教？」

史存明從容不迫的，向一把椅子裏坐下來，正色問道：「劉中堂，皇上知道了自己是漢人苗裔後，一心要光復大漢山河，他首先下詔恢復漢家衣冠朝儀，被皇太后反對，關在綏成殿裏，這件事你知道嗎？」劉鏞老早知道乾隆和皇太后間的微妙關係，點點頭道：「是是，這個老朽知道啦！」史存明緊接着一句問道：「那麼，皇上有志光復大漢河山？劉閣老肯幫忙一臂之力嗎？」劉鏞聽了這幾句話，大吃一驚，他起先以為史存明故意說笑，可是看見他正言厲色的樣子，不禁回想起乾隆返回京城的神秘情形，囁囁說道：「皇上要驅滿興漢嗎？這件事恐怕不容易……」史存明不等劉鏞說下去，勃然變色說道：「天下間那有容易成功的事？現在閒話少說，我交給你一個錦囊，你接了錦囊後，要三日後方才可以開拆，照裏面的指示行事，如果你未到三日之期便把錦囊拆開，或者三日之後，還不依計行事的話，恕怪我不留情面，我縱然可以放過劉閣老，我的寶劍却不饒人，知道沒有？」他說了這幾句話，伸手向貼肉衣袋裡，取出一個白色紗囊，向着劉鏞面前一放，再把族譜收好，拔身一幌，穿出窗外，起落如飛似的去了，劉鏞嗟歎不已！

再說史存明離開了劉鏞的中堂相府，返到原來的住處，向各人報告一切進行順利，孟絲倫沉吟說道：「第二步棋子成功！咱們今天晚上再到皇宮去見皇上！」史存明、岳金楓大吃一驚道：「再去找乾隆帝嗎？恐怕不容易呢！」金弓郡主哈哈笑了起來，她用手指了指安順海道：「有這一位小兄弟

帶路指引，要見皇上，何難之有？」

史岳二人恍然大悟過來，孟絲倫的話端的沒有說錯，小安子從小在皇宮裡長大，對紫禁城裡面的一切情形，當然熟悉，由他帶路，豈不是可以找着乾隆帝嗎？金弓郡主再說道：「咱們這一次進皇宮，除了上次三人之外，還請安順海小兄弟帶路，鐵簀、銅拂兩位道長相輔追隨，增厚力量，合我們六個人的力量，清宮侍衛再多一倍，咱們再也不怕啦！」史劍虹、史凌霄兄妹聽說父母再入皇宮，並不攜帶自己同去，開開眼界，心裡好生失望，史劍虹向妹子使個眼色，史凌霄立即會意，問道：「媽！我們可以一同去吧！」史存明一聲斷喝道：「胡說！皇帝住的九重宮闕，刁斗森嚴，你們一來年少無知，二來武功膚淺，怎可以去，趕快退下！」史凌霄滿面通紅，祇好退在一邊，史劍虹却朝着妹子使個眼色，走出外面，史凌霄何等聰明，立即明白了兄長的意思，也跟着他走了出去。

這一切落在小安子眼裡，作了一個會心微笑，史存明却不管他，和孟絲倫商量夜入皇宮的大計，足足商討了半個時辰，方才決定一切，各自散去不提。

這天晚上，月黑風高，星稀雲暗，史存明、孟絲倫、岳金楓、安順海、鐵簀、銅拂六人，先後換過夜行衣服，一個個像飛鳥也似的，破窗穿出，向紫禁城進發，這一邊史存明六人離去不久，那一邊史劍虹、史凌霄兩小兄妹，也靜悄悄的結束停妥，離開住處，一溜烟也似的，追着父母的背影，緊追下來，原來他們兩小兄妹已經私下商量，爹爹雖然不准自己去，他們也一意要跟隨，不過改明為暗罷了，那知道史劍虹兄妹這一擅自行動，背人行事，幾乎遭了不測之禍！各位請看下文便知不提。

再說史劍虹、史凌霄兄妹遠遠追蹤在父母的背後，那知道北京城地方浩瀚，房屋櫛比，史存明、

岳金楓等人的輕功，又是快捷無倫，超距如電，他們兩小兄妹那裡追得上？幾下轉彎抹角的工夫，便自去得無影無踪！史劍虹不禁大失所望！自己又是第一次到京師來，一切路程完全不熟，不知道由那一條路到紫禁城才對？正在躊躇莫決之間，冷不防背後一聲怪笑，聲如鼻啼，接着一個陰惻惻的口音道：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天地雖大，咱們却是別有前緣，今天又在京師相逢了啦！」史劍虹兄妹出其不意，當堂嚇了一跳！

他們急忙扭頭向後看時，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自己的一家死對頭癩道姑洪仙韻！史劍虹兄妹本來是天不怕、地不怕的人物，可是在過去吃過癩道姑的苦頭，一見了她，便自畏懼三分，史劍虹暗裡叫糟糕，初次到京城來，便撞着了這個對頭尅星！可說冤家路窄，如果跟她動手，簡直是有死無生！小英雄忽然想出一個主意，向癩道姑冷笑一聲道：「癩蛤蟆，你以為只得我們兩兄妹嗎？可錯了啦！我爹爹就在後頭，接着起來，你如果有種的，可以跟他比鬥！」

那知道癩道姑並不信史劍虹的話，更不中他的圈套，呵呵狂笑說道：「乳臭未乾的小子，死在眼前，還要用空城計，你爹爹到了紫禁城啦，還能够照顧你嗎？你們兩個小狗男女，放着天堂大路不走，地獄無門偏要自投，哼！」話未說完，長臂倏地一伸，猛向史劍虹劈胸抓到！

癩道姑這一抓出其不意，快捷無倫，使的是大擒拿手法，史劍虹已經有了防備，立即用個「黑虎撲地」，身子向地一塌一撲，左腳直飛起來，反踢洪仙韻手腕闊尺脈，接着鏗的一响，拔出鞘，劍光抖處，用個「神龍現首」，猛刺癩道姑的腰肋，這一劍和一蹴，時間上拿捏得十分恰可，不差毫厘黍粒，癩道姑喝了一聲：「小子！」她只把肋下的肌肉一凹，反掌一拿，抓向史劍虹左腳的「經渠

脈」，這一下如果拿個正着，一任史劍虹多大本領，也要酸軟暈倒！史凌霜却是颯聲風响，青鋼長劍出鞘，連人帶劍一招「金龍繞柱」，向癩道姑背心要害穴刺到，洪仙韻冷笑一聲，左臂向後一勾，竟用「金剛指」的功勁，把史凌霜的劍尖撮個正着，小姑娘用力向後一抽，這柄劍全然不動，如同鐵條投在洪爐之中居然動不了一分一寸。

原來史劍虹兄妹過去跟癩道姑洪仙韻交手，用的是「斷虹」「凌霜」兩柄寶劍，這兩把劍削鐵如泥，洪仙韻本領縱然高強，也有三分顧忌，可是今天情形又大大不同了！「斷虹」「凌霜」兩柄寶劍，被史存明、金弓郡主兩人分別攜帶入清宮，史劍虹兄妹使的只是普通青鋼劍，所以癩道姑大逞神威，她這邊用金剛指箝住史凌霜的劍，右手反掌一拍，呼呼呼，連遞三掌，向史劍虹面門打到！

洪仙韻這三掌有個名堂，叫做「三星逐月」，明是打出三掌，其實是一掌三招，似左非左、似右非右，來勢好不飄忽，史劍虹咬牙切齒，使出雷電披風劍法，「雷神殛木」，劍花一挽，就要削斬對方手腕，洪仙韻衣袖呼的一繞，捲住了小英雄的劍身，反掌一勾，搭住了史劍虹手臂「三里穴」，她用衣袖捲劍，手掌擎穴，就同多出一隻手相仿，史劍虹叫道：「不好！」正當撒劍後跳，那裡還來得及？小英雄慢了刹那，吃癩道姑捏個正着，左半邊身登時發麻，雙膝不由自主一屈，跪在地上，洪仙韻一脚蹴出，把他踢出七八步遠，結結實實的摔了個大跟斗，不能動彈！

史凌霜看見兄長跌倒，心裡着慌，正要撒劍逃走，癩道姑獐笑一聲道：「小妮子，要逃跑嗎，沒有這樣便宜的事啦！」手腕一抖，一股熱浪由丹田上來，透過腕肘，灌注入史凌霜的握劍虎口，就像燒滾了的沸油，小姑娘慌忙把手一放，縱身後跳，癩道姑二指一彈，竟把史凌霜的劍反擲回去，疾



癩道姑使出一招「三星逐月」點了史劍虹的「三里穴」，把他摔倒地上，手腕一抖，又向史凌霜擲去。

如脫弦之箭也似，反射回去，劍柄撞中史凌霜腰間的「伏兔穴」，小姑娘咬啣一聲，翻身跌倒，癩道姑這一手用劍撞敵人穴道，真正是妙到毫巔，刹那之間，史劍虹兩兄妹被癩道姑擺治得躺在地上，不能動彈！

癩道姑舉手投足之間，弄倒了史劍虹兩小兄妹，非常得意，一陣哈哈大笑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史存明，那怕你英雄蓋世，孟郡主，那怕你智勇雙全，今天你的寶貝兒子女兒，落在貧道手裡，還怕你不就範嗎！哈哈！」她伸出手臂來，一邊一個，把史劍虹兄妹挾在肋下，邁開脚步，一溜烟也似的，跑得沒影無踪！

話分兩頭，暫時不說癩道姑把史劍虹兄妹挾到甚麼地方？怎樣把他們擺佈？再說史存明等六人在小安子引導之下，一路上兔起鶻落，疾走如飛，不到半晌，已經來到三重橋邊，穿過什剎海的垂楊，一直來到御城河邊，這時候天色才交二鼓，黃牆上的燈火，星羅棋佈，顯得清宮的警戒，比起平日嚴密得多，小安子一看這個情形，不禁吃了一驚，皺眉說道：「不好！今天晚上皇宮裡的守衛，怎的突然增加？比起平日，人數至少加添三倍！」史存明不禁駭然，照這樣情形看來，自己和岳金楓兩人或者可以混進去，但是孟絲倫、鐵簀、銅拂三人便不容易瞞過守衛耳目了！因為人數一多，要想悄悄泅泳進去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！小安子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突然問道：「各位可懂得水性，會泅泳嗎？」他這樣的一問，史存明各人相顧錯愕，因為他們這一班人全是生長在沙漠草原的塞外，少見江河湖泊，那裡會水性呢？鐵簀銅拂二道更加不必說了！他們全是修持精嚴的出家人，怎會去學游泳？過了半晌，鐵簀真人方才問道：「安兄弟，這御城河的水有多少尺深？」小安子道：「哦！大概

一丈到八尺左右罷了！」

鐵簀真人一拍手掌道：「對了！咱們練習內功的人，有一種閉目換氣的功夫，如果運起內功，跳入水裡，只要水位不超過一丈五尺的話，便可以屏息呼吸，閉了眼睛在水裡行走，咱們就用這個法子，跳入御城河裡，由水竇口進去！」小安子抓了一抓頭皮，說道：「唔！這個方法也未嘗不可以，不過各位如果不懂水性，在水底不能夠睜開眼睛，看不清楚身邊的事物，也不能夠進去哩！」

金弓郡主足智多謀，她畧為沉吟了一陣，說道：「我有一個法子！咱們的身邊不是有百練飛抓索嗎？大家抖了出來，一個連着一個，然後跳下御城河裡，由安老弟帶路，豈不是便可以混進紫禁城嗎？」小安子大喜道：「還是孟郡主想得好計，事不宜遲，好！咱們馬上依計行事！」黃牆上恰好吹起一陣號角來，到了侍衛輪值換班的時間，黃牆上一陣人影走動，小安子看見機不可失，叫聲：「下去！」撲通咕咚，跳落河裡，史存明、岳金楓、孟絲倫、鐵簀、銅拂五人，各自結束停妥，調勻了本身真氣，由河岸邊輕輕卸身下去，打破了水面的浮力，用「千斤墮」氣功，沉落水底，小安子在水中抓住了史存明的手，分波逐浪，直向前泅，他們跟着小安子一步步向前走，安順海熟悉水性，又知道御城河水竇的位置和出入口，不費多大功夫，便進了紫禁城，然後由溝渠裡現身出來，跳上平地，可是經過這樣一來，每個人通體衣褲完全濕透，他們揀了一個僻靜所在，盤膝入定，用本身的內功熱力，將衣服烘焙得半乾，方才跳起身來，由小安子帶路，直向皇宮深處走去。

小安子自小在皇宮裡長大，對紫禁城裡面的一切，當然是老馬識途，他知道乾隆帝最喜歡住的地方是養心殿、觀魚台、綠荷軒三處，以上三個地方是在中南海旁邊，安順海借着殿瓦掩蔽，跳高竄

矮，免起鵲落，不到半晌工夫，波平如鏡，玉橋橫臥的中南海，已經在望，中南海是宮中三海之一，（這裡的所謂「海」，不過是一個人工開成的大湖罷了！）綠波連漪，湖邊星羅棋佈，盡是亭台水榭，富麗堂皇，皇帝和太后妃嬪，每逢大暑三伏季節，一定到這裡來避暑，彷彿人間天上，小安子穿房越瓦，首先來到養心殿外，張望進去，只見燈火昏沉，玉漏無聲，兩個小太監坐在廊下打盹，小安子一看這個情形，便知道乾隆皇帝不在殿裡睡覺，他向史存明打個招呼，使出陸地飛行本領，溜出了養心殿，一直來到綠荷軒邊，這裡毗連着觀魚台，綠荷軒是一座水榭，矗立在南海邊，用一條白石長堤圍成一個方池，池裡養了幾百尾龍頭鳳尾的大金魚，人在軒內，可以臨池觀魚，小安子來到綠荷軒外，忽然看見一個修長身影映在窗紗上，背影十分熟悉，小安子一看之下，不禁大喜，綠荷軒裡面的人影不是別人，正是乾隆皇帝！

他立即回轉身來，向史存明打個手勢，史存明立即明白過來，他向岳金楓道：「岳兄，你看一看附近，有沒有皇宮侍衛？」岳金楓答應一聲，拔身一縱，跳到一株大樹頂上，游目四盼，百步之內，到處靜悄悄的，不見半個人影，方才跳下樹來，向史存明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史存明再向小安子招了招手，叫他過來，附耳叮囑了一陣，安順海點了點頭，一幌身軀，朝着紗窗奔去。

原來乾隆帝自從受了皇太后的儆戒，在綏成殿囚禁了兩天一夜之後，一連幾天，都是心神恍惚，沒有心思處理朝政，每天早朝都是例行公事，草草批閱幾道奏章，便自退朝，退朝之後，立即命駕到綠荷軒，閉了軒門，不是看書，就是元龍高臥，任何人也不見，皇太后也不理他，這天晚上乾隆帝面對孤燈，坐看明月，思緒如潮，他背着手在窗前往來踱步，忽然聽見窗框的一响，疾如飛鳥也似，

掠進一個人來，乾隆帝出其不意，嚇一大跳。

他急忙回頭看時，竄進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做過自己一度貼身侍衛的小安子，穿了夜行衣褲，向乾隆帝面前一跪，說道：「皇上，恕怪奴才無狀，冒犯聖駕！」乾隆帝略為定了一定神，厲聲說道：「小安子！你還有面目來見朕？好大胆子！」小安子道：「奴才罪該萬死，當日在蘇州府衙裏，給史大俠擒去……」話剛說到這裏，颯颯兩响，竄進兩個人來，哈哈一聲洪笑道：「皇上還別了幾天啦！」進來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史存明孟絲倫夫婦！

乾隆帝本來要申斥小安子一頓，責怪他怎的要做皇太后的走狗，洩漏自己秘密，可是看見史存明夫婦進來，只好嚥口不言，冷冷說道：「唔！你們又混進深宮裏，要做甚麼？」史存明看見乾隆帝神情索落，不禁大失所望，金弓郡主冷笑一聲道：「我們進來為的是甚麼事？皇上難道還不知道嗎？咱們全是為了大漢江山到來的啊！」

孟絲倫這樣的一說，乾隆帝廢然坐下，搖搖頭道：「不必談這一件事啦，朕對這事全無能力！」史存明十分生氣，喝道：「皇上難道忘了在西天目山說過的話嗎，做漢族的開基皇帝好，還是給滿清做看門犬的傀儡皇帝好呢？」乾隆帝焦躁地說道：「朕要不當傀儡皇帝也不能夠，先皇帝存在皇太后處的一紙詔書，隨時可以把朕置之死地！」

他這樣的一說，史存明、小安子兩人相顧愕然，金弓郡主冷笑一聲道：「一道死的詔書，難道可以以把一個活生生的皇帝束縛得不能動彈？照這樣說，皇上豈不是一生一世要受皇太后的挾制，做這樣的皇帝，不如做一個田舍翁，躬耕自食為愈了！」孟絲倫這幾句話滿含揶揄，乾隆帝不禁面上泛起紅

量，默然不答。

史存明向孟絲倫使個眼色，金弓郡主立即向乾隆帝說道：「閒話少說！我們這次進入深宮，要向你們討兩道密詔！」乾隆帝怔了一怔道：「兩道密詔？給那一個？」孟絲倫道：「皇上寫一道密詔給中堂大學士劉鏞，吩咐他在三日後上一道奏章，參奏朝上滿洲王公大臣，說要恢復漢家朝儀，以安天下民心，這是明的一着，另外降一道密詔給貝子福康安，吩咐他在劉鏞上疏那天，出動京城禁衛軍，開進紫禁城裏，鎮懾皇太后和監視朝上一般滿洲王公大臣，陛下只要依計行事，一夜之間，便可以光復大漢了！」

乾隆帝聽見孟絲倫要自己這樣行險僥倖，嚇得冷汗直流，平心來說，金弓郡主這一條計，未免躁急妄進一些，照當時情勢來說，可以說是孤注一擲，成功固然可喜，稍有差池，乾隆帝非但性命不保！還要身敗名裂！他沉吟了一陣，方才說道：「孟姑娘，你的計策不是不好，可是風險太大啦！萬一畫虎不成反類犬，豈不是送了性命！何況皇太后的手裏，還有先皇帝的遺詔呢！」史存明光起火來，厲聲說道：「遺詔不過是一張寫上黑字的白紙，有甚可怕？這兩道密詔你到底寫不寫？如果不寫，我史某人眼裏認得皇上，手中寶劍却認不得皇帝！」說話中寒光一閃，斷虹寶劍出鞘，乾隆帝登時打了一個寒慄！

小安子道：「皇上，機不可失，請老爺當機立斷！」乾隆帝面孔一沉，還未回答，綠荷軒外陡的一聲冷笑道：「人各有志，豈能相強？姓史的，憑你單手獨拳，怎樣能够光復大漢江山？滾出來吧！」金弓郡主大吃一驚，叫道：「是癩道姑！」話才出口，窗外噉噉兩响，射進兩點寒星，竟把小

几案頭上兩支巨燭一下打熄，整座綠荷軒內，燈火全滅，變成漆黑一片！

史存明雖然熄了燈火，他仍然有虛室生白眼的功夫，暗影裏仍舊明鑑秋毫，他立即一個箭步竄到乾隆帝旁邊，左手一勾一抓，掙住了乾隆帝右手背的「大陵穴」和虎口的「陽谷穴」，這是人身麻穴之一，乾隆帝被它一掙，右半邊身不能動彈！窗外的癩道姑一聲怪笑道：「姓史的，你以為掙着皇帝做押頭，便可以保存性命嗎！笑話笑話，你就是殺了皇帝，皇太后也會另立新君，動不了大清國一絲一毫根本，廢話少說，滾出來吧！」窗外的岳金楓再也按不住心頭怒火，大喝道：「癩蛤蟆，吃我一劍！」

你道癩道姑洪仙韻怎會這樣神出鬼沒，突如其來？原來洪仙韻跟和坤回到京城之後，一心一意要跟史存明這班人作對，大顯身手，洪仙韻對於滿清雖然沒有好感，但是相反來說，也沒有特別的憎惡，因為她長年居住西北塞外，任性縱橫，根本沒有亡國之痛，換句話說，在癩道姑的腦袋裏，就是要破壞了史存明的事，方才稱心快意，她在和坤口裏，知道了乾隆帝被皇太后關在綏成殿，史存明大鬧禁宮的消息，洪仙韻意料到史存明岳金楓這班人始終會再到紫禁城，所以一連幾天晚上，她每逢天交二鼓左右，便自靜悄悄的由和坤相府裏溜了出來，在皇宮附近的三重橋、什刹海、王府井一帶逡巡出沒，也是史劍虹兩小兄妹合當倒霉，他們瞞着父親暗中出動，就在王府井附近的煤市，跟癩道姑撞個正着！動起手來，三招兩式間，她兩兄妹便給癩道姑打倒擒住。

癩道姑捉住了史劍虹兩兄妹之後，立即挾着他們，一直返到和坤相府裏，交給下人，疾言厲色說道：「這兩個小子是我拿的，一切由我處治，不准你們傷害他一毫一髮，你們要小心看管他，知道沒

有？」那些下人知道洪仙韻的脾氣古怪，那裏敢有半個不字，只好唯唯諾諾，癩道姑却是機伶，她知道今天晚上，史有明這班人一定再入皇宮，安置了史劍虹兩兄妹之後，立即趕到紫禁城去，因為她在江南時節已經被乾隆帝賞授了一品侍衛，可以自由進入宮禁，所以癩道姑進皇宮可說絕無阻擋，居然被她一直來到綠荷軒外，發現了史有明這班劍客的踪跡，出聲向他們挑戰！

岳金楓和鐵簃、銅拂三人站在綠荷軒外，担任哨戒，癩道姑輕功高強，居然瞞過這三人的耳目，叫他們懵然不覺，直到洪仙韻向室內示警，還用金剛指功彈出石塊，打熄了屋中的燭火，岳金楓勃然大怒，他痛恨癩道姑遲不來早不來，却在這個時候來到，破壞了自己的大事！立即把長劍一抖，一聲暴喝倏地拔起腰身來，照準癩道姑發聲之處，飛身撲了過去！

癩道姑伏在綠荷軒側面一株垂楊枝下，她用「水上登萍」的功夫，身子像氣球也似的，粘連着一根下垂的楊枝，飄飄幌幌，岳金楓知道對方有意在自己面前炫弄輕功，更不留情，長劍抖處，刷刷兩招，「風雷交伐」「鐵雨金風」，抹頸斬肋，飄忽莫測，另外一隻左手也不閒着，捏做雞心錘的樣子，反腕一截，撞擊洪仙韻的「幽門穴」，這一下拳劍並用，說時遲、那時快！癩道姑一聲狂笑，身形幌處，如白鶴冲天，颯聲風响，已經到岳金楓的背後，反掌一拍，按向他腦後「玉枕穴」，可是洪仙韻出招到半路，突然一抖腕肘，易掌為指，一指戳向岳金楓肩後的「風府穴」，這一下變化倏忽，岳金楓耳聽掌風，本來要用一着「火把燒天」，迴劍截斬敵臂，那知道對方的招式，怪異無倫，這一指戳過來，急逾電閃，岳金楓險些兒吃她點中！

第四十四回：和相府癩道姑酷刑迫雙小

好在岳金楓也是個久經大敵的人物了！陡覺銳風襲肩，立時知道不妙！立即吸胸凹腹，全身由左向右一塌，這一下正是武當九宮神行掌身法，名叫「脫袍换位」，還幸他躲閃及時，一下讓過癩道姑的點穴，話雖然這樣說，左肩背也吃對方指尖拂了一下，火辣辣的生疼！

鐵簃、銅拂兩人看見岳金楓的身形幌了一幌，以為他着了癩道姑的點穴，大吃一驚，左右一分，雙雙飛撲過來，鐵簃真人鐵劍一指，急如掣電，使了個「順水推舟」，刺向癩道姑肋下太乙穴，拂銅道人却是拂劍並用，拂塵一繞，纏向對方脚脛，另外一柄劍也截斬敵人足踝，這樣一來，變了三招齊進，癩道姑喝了一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左足騰的蹶起，踢向鐵簃真人握劍手臂，左掌倏的一抓，拿住了銅拂道人的拂塵帶尾，右手袍袖一捋，抖出烏金短劍，向銅拂刺過來的劍身一點，叮噹兩聲，戳個正着，銅拂不由自主的向後退，洪仙韻趁勢一旋身，嗤嗤，向銅鐵二道的背心，每人分刺一劍，快捷無倫，銅鐵二道險些被他刺個正着，岳金楓却一個「金鶯織柳」的身法，由橫裏穿過來，抖劍向癩道姑的烏金短劍一截，噹噹，恰好化解了對方這一招，鐵簃銅拂兩人禁不住冒了一額冷汗！

癩道姑滴溜溜的一個轉身，由銅鐵兩人的中間一下竄過，快如電火，她在飛身掠過時，還抖起左手衣袖向鐵簃耳門一拂，逼他倒退兩步，嘿嘿笑道：「姑奶奶最愛人多，你們三個只管一擁齊上！」癩道姑口中說着，手底下並不閒，在岳金楓鐵簃銅拂三人之間飛來竄去，掌拍指戳，劍刺脚踢，

飄忽有如迅雷，可是岳金楓三人全是武當派裏面的高手，門戶既同，武功造詣也大約相等，三個人施展開位置戰法，依照九宮神行掌的手法，交叉走位，三劍聯防，攻如行雲流水，守似銅牆鐵壁，他們三個這樣的配合作戰，比起黃梅山那一次鐵簍、銅拂跟四名弟子聯手力戰的陣勢，還要堅強得多，癩道姑仗着幾十年潛心苦練的怪異身法應戰，飛舞如風，在三人劍光裏鑽出竄進，表面上看來游刃有餘，把敵人戲弄於股掌之上，其實是到處受敵，一絲一毫也討不了便宜，眨眼之間，就是五六十合，不分勝敗！

史存明本來還要挾持乾隆皇帝，叫他書寫密詔，可是綠荷軒裏面的燈火被癩道姑打熄了，漆黑一片，那裏找尋文房四寶？何況洪仙韻和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三人，正在綠荷軒外邊打得天翻地覆，遲早都會驚動宮中侍衛，在這個情形下，那裏能够進行大事，史存明長嘆一聲，把抓住乾隆帝的手放开，拔出斷虹寶劍，湧身向窗外一跳！

孟絲倫和小安子也接着由綠荷軒裡面跳出來，史存明這一竄出，癩道姑當堂吃了一驚，她究竟在史存明手下吃過好幾次虧，心裏不無顧忌，洪仙韻條的把烏金短劍一收，湧身向外一跳，她在墊步向外竄的刹那，還使了一招「橫磨十萬」，烏金劍光一閃，將岳金楓逼退，史存明只一幌身，便搶在鐵簍、銅拂二道的前頭，喝道：「姓洪的，你本來是個出家人，跟清朝全無瓜葛，却要給滿清做走狗，好不要臉！」癩道姑冷笑一聲道：「那一個做走狗，姓史的，你挾持着皇上，妄想光復前明，恢復漢家天下，可說不度德不量力，廢話少說，你只管亮劍上前吧！就是以四打一，看姑奶奶可畏懼你？」史存明知道癩道姑這幾句話色厲內荏，暗裏覺得好笑。知道這人好勝得緊，不可理喻，他壓低了

嗓音說道：「姓洪的，大丈夫公爾忘私，江湖好漢講的是先公而後私，是與不是？」癩道姑冷笑道：「哦！你當然是江湖好漢，又是公爾忘私的大英雄啦！」史存明道：「你別說這些閒話打岔，咱們同是漢人，換句話說，大家都是軒轅皇帝的子孫。縱使私人之間，結下嫌怨，也應該破除成見，同心協力，驅除異族，還我漢家故物，你連這樣顯淺的道理也不懂！還在這裏妄逞英雄，難道就不怕天下人見笑？」他這番話可說是義正詞嚴，如果換了稍爲有點血性的人，必定感到慚愧，可是癩道姑是個心理變態的人，根本不懂得這一套，她一聲哈哈狂笑道：「史存明，我不懂得甚麼光復大漠河山，更不曉得甚麼異族統治，現在宇內昇平、民豐物阜，你却要無風起浪，惹是惹非……」話才說到這裏，刷刷刷，一陣驚電暴雨也似的彈丸，破空飛來，猛向癩道姑身上打到！

原來金弓郡主聽了癩道姑這一番不近人情的話，勃然大怒，她霍地拔出彈弓來，玉腕翻處，刷刷刷，打出一陣彈雨，孟絲倫本身何嘗不知道自己這一陣連珠彈，壓根兒傷不了癩道姑，不過聊以洩憤罷了！洪仙韻看見彈子飛來，呵呵怪笑，一個「烏龍穿塔」倒竄出去，翻隻長袖左捲右舞，把孟絲倫射過來十幾顆鐵彈，盡行接住，她旋即仰起頭來，發出一聲淒厲長嘯！

癩道姑這一聲長嘯，無異是向宮中侍衛報警，史存明叱喝一聲道：「喪心病狂的傢伙，吃我一劍！」斷虹劍寒光一閃，右邊一招「雷神殛木」，左邊一掌「天安橫戈」，勢若雷霆，這一次史存明存心給癩道姑吃點苦頭，掌力是主，劍招是輔，有如泰山壓頂，癩道姑冷笑一聲，兩條長袖飛舞開來，貼地一捲，身上錚錚的幾响，射出七道烏金光華，猛向史存明迎面射到！

原來癩道姑洪仙韻三番四次和史存明交手，知道自己武功劍法，不啻怎樣精心苦練，始終和史存

明相差一籌，換句話說，單憑武功決難勝他，只可以用旁門左道的本領，出奇制勝，所以這個把月以來，癩道姑精心苦慮，被她想出一種歹毒的暗器來，名叫做七煞蛇頭釘，這種釘的形狀十分奇特，形如半隻織布用的梳子，又似半截蛇頭，蛇頭釘的上截是挖空了的，下半截却裝了彈簧，打這種暗器還有一宗獨特的地方，不一定要用手發出，因為它本身有彈簧，安放在身體任何一處，都可以迸彈出來，洪仙韻一個沒頭跟斗，打出七支蛇頭釘，三支上四支下，精光霍霍，射向史存明身上七處穴道的要害！岳金楓、孟絲倫看見烏光射出，出其不意，叫道：「哎呀！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史存明陡的翻了個跟斗，左手向地一撐，頭下腳上，右手扼斷虹劍，劍光一閃，只見一道冷電也似的青虹，繞體一轉，叮叮叮叮，奔向下三路四支蛇頭釘，全被劍光激飛，奔向上三路的三支蛇頭釘，却被史存明飛起雙腳，連環踢落，他這一下身法，是由地缺翁圖譜裏面變化出來的絕技，名叫「倒亂陰陽」，跟過去金山雙醜以頭代腳，以脚代頭的功夫殊途同歸，癩道姑估不到自己苦練了個多月的獨門暗器，竟被史存明一舉手之間，完全破掉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用個「烏龍串塔」身法，向外一竄，這時候清宮侍衛已經聽見了洪仙韻的嘯聲，四面八方向綠荷軒奔到！

史存明看見清宮侍衛大集，知道這一回又像上次在綏成殿那樣，為山九岳，功虧一簣！不禁心頭火起，回頭向各人喝道：「岳老弟、鐵真人、銅道長，咱們一齊上前，除掉了她！」岳金楓等衆英雄痛恨癩道姑幾次跟自己搗亂，一聲叱喝，飛身上前，三柄長劍冷光霍霍，走邊鋒向癩道姑攻上，癩道姑一聳身跳上觀魚台的石欄桿上，史存明叫了聲：「着！」拔身一縱，連人帶劍直刺過來，快如電火，洪仙韻却是乖巧，呵呵兩聲怪笑，虛擋一劍，陡的一個跟斗，翻落觀魚池裏！

衆俠估不到癩道姑這樣一個成名的人物，居然跳落魚池，赴水逃走，不禁嚇一大跳！那知道洪仙韻却是大謬不然，她向水池池面一跳，水池裏有不少浮萍，癩道姑落下的時候，雙腳找着水上浮萍，輕輕一點，使出「登萍渡水」的功夫來，刷的一躍，居然到了觀魚池盡處的石堤上，史存明估不到癩道姑用這個金蟬退壳的法子，脫出自己四人圍陣，更加心頭火發，正要使出本身輕功來，縱上石堤，冷不防背後呼呼兩响，兩股急風向自己襲到！

攻襲史存明背後的，却是兩名清宮衛士，一個使四稜鐵鎗，一個用短柄狼牙棒，他們恰好跳到觀魚台上，鐵鎗和狼牙棒刷地一輪，如秋風掃葉，向史存明猝然攻到，這下突襲勢若奔雷，好一個史存明，絕不慌忙，斷虹劍呼的往回一圈，「青龍戲海」，暗影裏閃起一朵三尺見方的劍花，圈住了這兩名清宮衛士的兵刃，往回一帶，這兩個衛士全是慈寧宮領班薩刺海的副手，本領也自不弱，可是被天山大俠內勁貫注劍梢，一牽一引，連人帶器械撞進對方懷裏，兩衛士不禁大驚，正要運力往回掙，史存明霍的一閃，用旋風掌身法，轉到兩衛士的背後，這兩名衛士被他一盤一轉，當堂全身不由自主，滴溜溜的跟着他一旋，史存明喝了聲：「去！」左右兩腳齊飛，這一下鸞鴛連環腿，疾如電閃，踢中兩衛士腰間「痺麻穴」，不但當堂閉了他們的穴道，還把他們的身子踢過石欄，撲通咕咚，倒栽葱也似的，一頭扎入魚池水底去了！

史存明這邊踢翻了兩名衛士，中南海邊的柳樹林裏，接二連三鑽出清宮衛士來，石堤上宮燈盡，火炬如龍，喊聲响澈大內，金弓郡主高聲叫道：「風緊，咱們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策！」一拉彈弓，刷刷刷，打出一串彈丸，這串彈丸並不打人，只是聲東擊西的開路性質，她這邊打出彈丸，那邊

身子向彈丸飛出相反的方向飛竄出去，鐵簍、銅拂也跟着仗劍向前衝，小安子却由綠荷軒裏衝出來，高聲大叫：「各位不要向外衝殺，侍衛人數太多，還有紫禁城的皇旗兵，大家本領就是再強，也不能夠衝殺出去！」

金弓郡主猛然醒悟，她立即跳上觀魚台，把站在石欄上的史存明招手叫下來，又吩咐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等人也集中在觀魚台上，然後向小安子問道：「安順海，照你意思，咱們怎樣才可以出去呢？」小安子低聲說道：「孟郡主不用着忙，咱們由那一處進來，就由那一處出去！」孟絲倫恍然大悟，說道：「哦！照你意思，我們仍舊由水路出去了，是與不是？」小安子道：「這個當然，咱們仍舊用先前的法子，繩索相連，一齊跳入中南海池水裏，循着暗渠行走，便可以通出御城河，勝似由陸地硬衝出去，損兵折將，吃力不討好哩！」衆俠一聽大喜，可是這時候已經有一隊侍衛向觀魚台殺近，孟絲倫一拉彈弓，刷刷刷，發出一陣彈雨，打中了前頭幾個侍衛的鼻子和眼睛，疼得他們抱頭跌倒，其餘的看見金弓郡主連珠彈太過厲害，心胆俱寒，不待彈丸飛來，吶喊一聲，四散鼠竄不迭！

史存明、岳金楓、鐵簍、銅拂迅速地解下腰間百練飛抓索來，互相勾連，方才一聲呼



幾個侍衛的鼻子和眼睛。

哨，五個人齊齊跳落水裏，小安子也接着下水，中南海不比御城河，水深足有三丈，好在近岸邊的水位還淺，不到一丈罷了！清宮侍衛看見史存明各人一齊下水，連聲喊叫：「刺客泗水逃跑了！咱們趕快下水追趕，不要讓他逃脫！」

清宮侍衛之中，倒有不少懂得水性的，聽見同伴這樣一喊，馬上撲通連响，當堂有七八個衛士湧身跳入中南海裏，分波逐浪，載浮載沉的找尋逃人，小安子看在眼里，暗裡痛恨，想道：「你們這些涼血畜生，一意要當走狗，在主子的面前逞功，讓小爺爺叫你嘗試



金弓郡主孟絲倫一拉彈弓，刷刷刷，發出一陣彈雨，打中了前頭

一點厲害！」他心中一激跳下水裡的清宮衛士，一共有八個人，四個由東面圍頭泗水過去，另外四個人呢？却分開做左右兩翼，由西面向東邊包抄過來，形成兩面夾攻的形勢。

小安子看出東面泗過來的四名衛士，水性最精，領頭的一個名叫招金海，膂力最大，只要弄翻了他，其餘的便好收拾，安順海主意決定，把身子向水底一沉，迎着招金海泗了過去，水底看人最難，任你眼力多好的人，一丈以外，只能夠看見一點模糊的人影，安順海水性精熟，像一尾游魚也似的，竄到招金海的肚腹下面，舉手一拳，打中他腰腹左邊的「氣海穴」，這姓招的衛士，猝然着了一下重擊，穴道被閉，嘴巴不由自主的張開，他一張口並不打緊，池水汨汨灌入，任你多好水性的人，只一喝水入肚，身子馬上下沉，招金海那裏能夠例外？他在水裏手脚掙舞了兩下，便向水底沉落，暈倒池底，再也不能動彈！

安順海在水中打暈了一個衛士，立即一個翻身，由池底直冒出來，恰好迎着另外兩名衛士，正要潛落水底摸索，小安子手急眼快，雙臂向上一抄，恰好抓住這兩個衛士的足踝，一個抓住左腳，一個握緊右腳，用力向下一拖，兩衛士連不好兩字，也來不及喊出，便像秤錘一般，直沉水底，他們還要翻身掙扎時，小安子已經借着水的浮力，身子向上一升，提起左右兩腳，照準這兩個身子向下俯衝的侍衛一踏，不偏不歪，恰好踏中他倆的後腦勺，這兩衛士陡覺眼前一黑，當堂人事不醒，沉到池底去了！

他在水裡大演身手，剎那工夫便打暈了三個人，還有一個衛士兀自懵懵如也，迎面泗來，他把小安子當做自己的同伴，揮手亂抓，安順海忽然想出一個陰損的主意來，他瞥見自己的腳下，泗過一尾

珠鱗突眼的大金魚，小安子反手一撈，抓住了金魚的尾巴，把這尾活刺刺的金魚，迎着侍衛口裡一塞，這衛士出其不意，哎呀一叫，誰知道在水底的人，根本不能叫喊，一叫喊便喝水，他剛才喝入幾口水，立即眼黑發暈，小安子反臂一拳，打中這衛士的右太陽穴，這侍衛不會受打已經暈眩，再接再這一下重擊，如何受得住？立即向水底一沉，也跟着先前的三個同伴一樣，向閻王殿報到！（因為他們在水底給人打暈了，沒人發覺，當然沒有生還的希望！）

另外一邊，由西面泗過來那四名清宮衛士，却瞥見了水底下史存明等六人用繩索相連而行的身影，這四個衛士那裡肯輕易放過，立即向水底下面一潛身，像幾尾游魚也似的，直向眾俠士迎面泗來！

史存明用千斤墜的氣功，兀立水底，他因為不懂得水性，不能睜眼見物，可是一個武功到了上乘境界的人，畢竟和尋常人大不相同，史存明眼睛雖然看不見東西，耳朵却聽見水响，他覺得有人向自己泗來，水底下不分敵友，立即一伸右臂，迎了過去。

泗向史存明第一個衛士名叫修紹章，是個滿洲侍衛，精通大力鷹爪功夫，他一伸出左手來，立即扣住史存明的右臂，不禁大喜！知道抓住了水底的「敵人」，立即運起鷹爪功來，用重手猛力一捏，史存明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，陡的覺察出來，立即勁貫右臂，使出三陰滅陽掌功，向外一推！天山大俠在水底下跟八交手，還是破題兒第一次，他的三陰滅陽掌法雖然是在水裡施展，絲毫不減功勁，嘩啦啦的一陣水响，挾着一股沉猛的勁力，由肘底穿出來，一下把修紹章打暈，還在水中接連翻了兩個跟斗，然後垂直向水底沉下。

史存明這一下在水底施展三陰滅陽掌，除了把姓修的衛士打暈之外，激起來的浪花，還把另外三個衛士衝得向後面退出一丈多遠，小安子恰好洩了回來，看得清清楚楚，他再也不客氣了，立即拔出腰間匕首，照準這三個衛士的背心，每人送上一匕，可憐這三個衛士剛剛吃了史存明一下含了勁功的水浪，頭腦暈眩，做夢也估不到還有一個敵人，從背後洩過來，給自已來一個白刀子進，紅刀子出，一縷血絲在水中盪漾，嗚呼送了性命！

這時候集攏在湖上岸邊的清宮衛士，何止三四百人，可是一來三海（即是中海、南海、北海）地方浩瀚，不知道刺客洩逃到那裡？二來昏黑夜黯之中，即使是精通水性的人，跳落水裡，也是難以搜索敵人，最令他們寒心的，還是招金海、佟紹章等八個衛士，跳落水裡搜尋刺客之後，連一個人也沒有洩上來，彷彿泥牛入海，聲息全無，這些侍衛的心頭上，不由自主的泛起一縷涼氣，空自吶喊連天，沒有一個人敢下水了！水底下的小安子更不怠慢，立即帶引着眾人，朝着池邊水竇入口走去。

中南海的水是活水，環繞着石堤旁邊有不少水竇，小安子全不費力，便把水竇入口找着，他用匕首割破了竇口的鐵網，引着各人魚貫入內，潛行了十幾丈，水位漸漸低落，大家方才由水裡探出頭來，換氣呼吸，可是在暗渠之內，漆黑如墨，伸手不見五指，好在小安子熟悉路徑，史存明五人的內功精湛，眼光充盈，雖然在一片漆黑的環境裡，也可以辨別出方向來，約莫走了半個時辰工夫，居然被他們由紫禁城中心的中南海，通過十幾里長的渠道，來到御城河的河水裡面，小安子摸着了御城河河底的石礎，不禁大喜，知道大家逃出生天，立即浮上水面，揀了一處沒有人監視的河岸，指引各人上岸，總而言之，史存明這次再入紫禁城，除了殺死清宮幾個侍衛之外，一切努力還是白費！

衆英雄也顧不得身上水淋淋的，穿房越瓦，回到自己住處，恰好是五更將盡，天色還不會放明，可是當史存明、孟絲倫返入屋裡的時候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原來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、狄鵬舉一班小輩男女英雄，完全在座，可是自己的兒子史劍虹和愛女史凌霜，却是踪跡不見，不知去向！

史存明這一驚非同小可！便向各人詰問，怎的不見了史劍虹和史凌霜？管寒溪五人異口同聲的說絕不知情，他們正爲了這件事，焦急得和熱鍋螞蟻一般，小安子在旁邊插嘴道：「史大俠不用問他們，我猜想史世兄和史世妹兩個人，已經私自到紫禁城去啦！」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彷彿晴天霹靂，人人錯愕，安順海接着把他們兄妹兩人在史存明等人出發時的可疑神態，和盤說了出來，孟絲倫頓腳道：「這兩個小畜生，一準是到紫禁城裡闖禍，失陷在清宮衛士的手裡了，少年人任性行事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真是可恨！」史存明也覺得十分忿怒，岳金楓和鐵簀、銅拂却在旁邊連勸，史劍虹兄妹未必遇險，就算是落在清宮衛士的手裡，也是焦急不來的，大家還是沉住了氣，想出營救的方法。衆俠亂烘烘的，鬧成一團，按下這邊的事不提。

再說癩道姑洪仙韻，她在綠荷軒裡，破壞了史存明的大計之後，她並沒有跟史存明夫婦動手，馬上退出戰團，讓別的侍衛做替死鬼，她却一縷輕烟也似的，離開了紫禁城，返到和坤的相府裡，洪仙韻一進門，便向和坤相府的下人喝問：「我剛才捉來的那兩個小狗男女，你們把他關在那裡？怎樣處置？」

一個下人躬身說道：「稟告仙姑，這兩個小雜種被小的用麻繩捆了，安放在耳房裡……」他以為

率承得十分週到。可是癩道姑却倏的變臉，反手一掌，劈拍兩聲，把那個下人重重的擱了二記耳光，破口罵道：「毒蛇添足！姑奶奶已經點了他們的穴道，六個時辰之內，一任他有天大本領，也不能够醒轉過來，你却給他加上綱索，還不是荒唐混帳！」這下人估不到自己加意討好的結果，反而挨了一記耳括子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好捧着面孔退下，癩道姑却一窩風也似的，衝進耳房，看見史劍虹、史凌霜兩人，直挺挺的躺在下人的板鋪上，手脚綑滿了粗大的麻索，不禁呵呵大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小狗，平日仗着父親的名頭，狐假虎威，想不到也有一天，落在姑奶奶的手裡！」

史凌霜兄妹憤恨已極，可是自己已經做了階下之囚，要強硬也強硬不來，史劍虹眼睛一眨，忽然想出一個激將的法子來，冷笑說道：「癩蛤蟆，你在我們兩人面前表演威風，以大欺小，可有什麼用處？你一連敗在我爹爹手下三次，兩次在北天山絕頂，一次在江南茅山縹緲峯麓下，跌的跟斗一次比一次重，有種的找我爹爹算帳去，你就是把我殺了，小爺爺做鬼也要罵你！」他以為自己這樣一說，癩道姑總不免會勾起一點怒火來，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癩道姑却不動聲色，冷冷說道：「小子！用不着你瞎自操心，我自然會找你爹爹算帳！今天我把你們捉來，也不一定需要你們的性命，只要你依我一件事，立即把你兄妹放掉！」

史劍虹破口罵道：「放掉我們？你這賊道姑安着這樣的好心腸，老虎也會吃素，豺狼也會守齋啦！」史凌霜也哼了一聲道：「姓洪的，你要由我們身上誑騙雷電披風劍，那是等於白天做夢！」癩道姑仍然不動怒，乾笑兩聲說道：「不錯！我洪仙韻壓根兒就不是一個好人，可是你以為我要誑騙你家的雷電披風劍嗎？哈哈，天下有名劍法，難道只得你們一家，好！廢話少說，姑奶奶問你幾句話，

你們照實答出，馬上放你走路！」史劍虹兄妹各自用懷疑的眼光望了癩道姑一眼，並不回答。

癩道姑醜臉一繃，喝道：「小子！你爹爹這次到京師來，一心一意要說什麼光復漢家山河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他帶了多少人來？住在那裡？」史劍虹兄妹不約而同的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啊！她要做滿清的走狗，刺探咱們的秘密！」他兩兄妹沉默了一陣，方才異口同聲答道：「姓洪的，我爹爹做的事，從來不向人說，我們做兒女的也沒有例外，半點也不知道！」

洪仙韻兩道稀疏的眉毛向上一揚，正要發作，耳房外面突然响起一陣腳步聲，癩道姑倏的回頭，喝道：「是那一個！」門外有人應聲：「中堂大人駕到！」來的不是別人，竟是相國和坤，這一下却大大出乎洪仙韻意料之外，她心裡暗罵道：「那一個該死的奴才！走漏消息？」但是在禮貌上，她可以任性擱打相府下人，却不能夠對和坤本人放肆，只好哼了一聲，讓他進來，須臾之間，一片靴聲震響，和坤由幾名衛士陪伴下，走進史劍虹兄妹被囚禁的耳房裡。

和坤一眼看見躺在板鋪上的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原來幾個月前，和坤跟乾隆帝微服巡遊江南的時候，路過河北紫陽驛，被人行刺，刺客是幾個少年男女，受了一場驚恐，他看見癩道姑擒住的來人正是一對少年男女，就以爲是在紫陽驛行刺自己的人，便立即向洪仙韻問道：「洪道長，這兩個小狗男女是你拿回來的嗎？他兩個正是我的對頭，怎的還讓他躺在這裡，還不把他碎屍萬段？」

他說到這裡不等癩道姑回答，立即向左右武士叱喝道：「你們立即把這兩個叛逆扛抬到花廳裡，讓我來審訊他，刑房裡的刑具，統統給我拿出來，我要好好的給他們吃一點苦頭，這是行刺本相國的

要犯！」和坤竟然把馮京當作馬涼，以爲史劍虹、史凌霄是管寒溪、桂月娥，要用嚴刑處治，癩道姑看見和坤要擺治自己活捉來回的俘虜，雙眉一豎，就要發作，可是不旋踵間，突然醒悟起一個主意來，洪仙韻陰惻惻的冷笑一聲，袖手退在旁邊看熱鬧不表。

不到盞茶工夫，和坤相府的大堂上，燈火輝煌，人來人往，當堂熱鬧起來，大廳上和坤高踞着紫檀木交椅，左右兩邊雁翅也似，排列開威風糾糾、殺氣騰騰的武士，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兵弁，把史劍虹兄妹腳不點地的抬到花廳上，可是這兩位少年英俠，却是直挺挺的，立而不跪，和坤伸手向小几上一拍，喝道：「大胆反賊！看見了本相國，還不下跪？」

史劍虹神色傲然，他向廳上各人用眼光橫掃了一遍，突然回轉頭來，向史凌霄問道：「妹子！你瞧瞧這裡站着的，有那幾個是人呢？」史凌霄不假思索回答道：「大哥，這一班人的中堂相國，望之不似人君，武士全是擺樣子的酒囊飯袋，還有那些奴才，只配一生一世捧馬桶挽夜壺，總而言之，沒有一個有半點人相！」和坤勃然大怒！

第四十五回：食言寒盟獨夫施詭計

和坤向左右喝道：「拿刑具來！」下人見相國發怒，那裏還敢怠慢？立即拿過幾件老虎椅，頂心檣之類的行刑器具來，就要準備行刑，那知癩道姑怪眼一翻，說道：「相國且慢！我還有話說哩！」和坤聽見癩道姑這樣一說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這些罪大惡極的反賊，就算是把他們千刀凌遲，也不爲過，仙姑怎的要給他求情呢？」洪仙韻冷笑一聲道：「中堂大人有所不知道，我在茅山初遇皇上的時候，曾經跟老佛爺約法三章，三章的最後一章是，如果捉拿着史存明父子，應該由我處置，別人不得干涉！」

她這樣的一說，和坤吃了一驚，他那裏知道癩道姑向乾隆帝提出這要求，爲的是想由史存明父子的身上，逼出雷電披風劍的劍訣，和坤感到非常不高興，因爲洪仙韻的舉止，損害了自己的尊嚴，當下把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洪仙姑之言差矣！史存明是本朝要捉拿的叛逆，他的妻子兒女，當然也是朝廷要拿欽犯之一，怎樣懲治他們，自有國法，仙姑何必越俎代庖，一力要偏幫叛逆……」他的話還不會說完，癩道姑勃然變色道：「胡說！那一個偏幫叛逆？那一個要給他們求情，這兩個小狗男女是我洪仙韻拿回來的，中堂大人不由分說，把他捉來，濫用酷刑，還說貧道越俎代庖？哼……」她說到這裏雙掌一合，兩手虛捧成球，向外一推，朝着那幾件刑具推了過去！

洪仙韻發起脾氣來，她這雙掌一推之勁，完全是劈空掌功夫，掌勁一逼之下，擺在堂下的老虎椅

劈拍兩聲，齊腰折做兩段，那幾條夾棍也刮啦啦的一陣暴响，齊齊折斷！她這一下出手毀壞刑具，和坤不禁大驚失色！洪仙韻一聲冷笑道：「中堂大八只管叫他們拿刑具來，拿一件毀一件，拿十件毀十件，如果我毀不了的，就不姓洪，相國大人，恕怪貧道無禮！」

和坤看見洪仙韻這樣強蠻，居然阻止自己用刑，怒不可遏，正要叱令左右武士，把她拿下，可是回心一想，這滿身疥癩的醜道姑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如果惹翻了牠，這掌勁朝着自己身上推，自己那裏還有活命？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還是以忍爲上！和坤主意既定，奸笑說道：「洪仙姑何必這樣認真？你既然一意要親手處治他們，只管把他們帶下去吧！又何必妄動無明呢！」癩道姑看見和坤口氣已經軟服，冷冰冰的面孔，方才寬弛下來，說了一個好字，立即向左右下人道：「你們聽見沒有？把這兩個小狗，給我牽回原有的院子裏！」

史劍虹兄妹在和坤喝令行刑的時候，並不怎樣害怕，因爲他們有一身上乘的內功，不管對方用怎樣厲害的刑具，自己也可以用氣功抗拒，把夾棍、夾襪之類加在身上的壓力，消解於沒影無形，那知癩道姑彷彿知道自己有這一着，居然在和坤的面前，強硬要把自己帶走，不禁心胆俱裂！可是穴道被點，手足被縛，那裏有抵抗的能力？只好任由對方擺佈罷了！

和坤左右的衛士，看見中堂相國沒有別的反應，只好走了過來，把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胸不點地的抓起來，拖回原來囚禁的院子裏，有一個走在前頭的衛士，忽然看見走廊轉角裏黑影一幌，彷彿掠過一個人，那衛士疑心頓起，手按刀把喝問：「是那一個？」

那知道這一聲喝出去，並沒有人答應，癩道姑在後面厲聲問道：「是甚麼人？你的眼睛見鬼

嗎？」那衛士名叫胡洛川，是和坤身邊一名得力的衛士，他看不慣癩道姑的態度蠻橫，冷然說道：

「我的眼睛怎會見鬼？武林中有不少夜郎自大之輩，以爲自己的武功本領，怎樣到了頂尖兒的地步，這一類人結局必定陰溝裏翻船，跌倒在一些無名後輩的手上……」癩道姑聽出胡洛川有意挖苦，怒不可遏，一幌身軀，搶過胡洛川的前頭，四下一瞥，看見走廊直通的院子裏，靜悄悄的，沒半個人影？癩道姑怒火蓬勃，回過身來，一抓胡洛川的胸口，喝道：「你還不是眼花見鬼？那裏有人？滿口胡說！」

洪仙韻這一抓，要把胡洛川劈胸揪住，重重的把他摔個跟斗，那知道胡洛川在和相府武士羣裏，本領數一數二，還是太極派的高手，癩道姑伸臂一抓，胡洛川立即吸胸凹腹，使了招「倒鑽猴」，左臂一抬，身軀半轉，竟把癩道姑這一下擒拿手卸了開去，喝道：「你替皇上効勞，我吃相爺的飯，怎的動不動出手打人？你的靠山是那一個？」

癩道姑剛剛才一下未用全力，居然抓胡洛川不着，她的生性極是倔強，更加心頭火起，罵道：「好賊！居然還手，姑奶奶不把你摔足十個跟斗，從今以後，再也不在相府現世！」她說着雙臂一伸，左拳向內，右拳向外，猝地使了着「金龍探爪」，向胡洛川腹背猛擊，那知道胡洛川只一扭身反臂，用了招「扇通背」，又把癩道姑這一下重手化解於沒影無形！洪仙韻接連兩下沒有得手，暴聲喝道：「好！姑奶奶今天晚上，先宰了你這狗賊！」

這時候押解史劍虹兄妹的衛士，已經奔了兩個過來，待要解勸，誰知他們還未開口，一個衛士面上拍的一聲大响，重重地挨了癩道姑一下耳光，連嘴裏的牙齒也掉落七八顆，踉蹌後退，還有一個衛

士剛才奮身攔阻，癩道姑却把頭一低，向後一退，砰的用了着「肘底鎚」，一手肘撞中這名衛士的心窩，胸骨盡碎，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來，仰後便倒！堂堂暈倒在地！還有幾個衛士看見癩道姑這樣兇悍，嚇得屁滾尿流！拋下了史劍虹兄妹，跑回前宅，報告中堂相國和坤去了。

洪仙韻怒如瘋虎，向胡洛川連連進逼，雙臂直上直落的抓過來，掌抓兼施，變化倏忽，胡洛川的太極拳造詣雖然不弱，他的功力究竟和癩道姑相差太遠，十三四合之內，已經攔擋不住，癩道姑如果把自己抓着，自己只有送命的份兒，還是三十六着，走為上着！胡洛川主意既定，一連用了太極拳裏面兩着「進步搬攔」和「手揮琵琶」；以攻為守，霍地向後一退，就要拔步逃跑，癩道姑斷喝了一聲：「臭賊！往那裏跑？」身子倏的向上一縱，直掠起來，雙手易拳為抓，使了一着「飛鷹攫兔」，就要向胡洛川頂心腦門抓落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忽然聽見史凌霄驚叫了一聲，洪仙韻立即回過頭來，向後一望，那知道他不望時猶自可，一看之下，當堂嚇一大跳！原來走廊下不知那個時候，掩進一個幪面人來，彎下身子，把史劍虹兄妹細身繩索統統扯斷，還伸手掌去推解二人穴道，癩道姑這一驚非同小可！叫道：「不好！」一捋袍袖，拔出烏金短劍，就要向那幪面人飛身直撲過去！

那幪面人的身手十分迅疾，癩道姑剛才縱身向他一撲時，立即一伸長臂，把癩道姑剛才用肘底鎚打量那一名武士由地上抓起來，向洪仙韻面前一推，癩道姑出其不意，距離又近，撲通，一下撞個正着，幪面人却一脚飛起來，踢中那武士的後膀，他用的是一種奇特的勁，脚尖踢在衛士身上，着力之點却是癩道姑本人，洪仙韻的胸口像給鐵棍戳了一下，火辣辣的疼痛，不禁怒氣冲天，左掌一推，喝



癩道姑怒懲和相府衛士。

道：「該死奴才！」砰砰兩聲，把那名衛士擊出一丈以外，可憐那個侍衛剛才斷了幾條胸骨，人已半死，再給癩道姑重力一擊，當堂一命嗚呼，向枉死城報到！

就在癩道姑掌擊武士的同時，那幪面人的身手十分快捷，拍拍兩聲，已經推開了史劍虹、史凌霜兄妹二人的穴道，掙着一扭身軀，搶向胡洛川那一面，洪仙韻烏金劍剛剛出鞘，一劍刺了過去，當堂刺空，立即迴臂翻身，找尋幪面人的下落，胡洛川恰好抽出腰刀，不由分說，一刀向洪仙韻足踝到劈，癩道姑估不到胡洛川在外敵到來的時候，還要暗算自己，立即叱喝一聲：「來得正好！」烏金劍向下一劃，叮噠，劍鋒到處，竟把胡洛川的腰刀削做兩段，順手向外一扎，刺中胡洛川的肋下，撲通跌倒！鮮血如泉噴湧！

癩道姑却不管胡洛川的死活，一個箭步竄過他的身體，劍光一閃，刺向幪面人右方前胸，因為照武家一般習慣，右手比起左手強力得多，（不用說是武家，就以普通人來說，也是右手比左手有力）幪面人必定施展空手入白刃的戰法，用右手向自己擋格，癩道姑立即用「反肘脫拿」的功夫擒他右腕，只要對方手腕一落在自己掌握裏，就是天大本事，也難以掙脫了！換句話說，癩道姑這一劍刺胸是假，出手擒拿是真，誰知道這幪面人武功十分獨特，癩道姑的短劍已經刺到胸前，他的右手仍舊垂着不動，等到劍鋒快要刺着衣服，幪面人突然一個「靠山背」，左肩向後一幌，刷的一個轉身，恰好避過劍鋒，可是他的左臂閃電也似的由肘底穿出來，砰聲一响，恰好打中癩道姑握短劍右手寸關尺脈，別看他在昏黑夜驟之際，反背發掌，認穴仍然準確異常，不差毫厘黍粒，癩道姑吃他出其不意的一擊，腕肘登時發麻，連握着的短劍也幾乎跌落地上！她恐怕敵人還有別的煞手，急忙向後一退，幪

面人叫道：「史兄弟！機會稍縱即逝，趕快逃命！」

他這樣的一喊，癩道姑和史劍虹，史凌霜兄妹立即聽出來的是那一個人，癩道姑聽見這人說的雖然是漢語，却帶了濃濁的蒙古口音，剛才他躲避自己短劍，和猝施反擊的一着，分明是蒙古正宗的摔角手法，換句話說，這不速之客可能是個蒙古人，史劍虹、史凌霜却明白過來，這個闖進和坤相府拯救自己的人，正是跟史劍虹結盟的把兄，蒙古怪俠呼倫齊，居然由萬里迢迢的漠外趕到！

癩道姑洪仙韻半生以來，縱橫大漠，除了幾次敗在史存明手下之外，罕逢敵手，那知道今天在和坤相府裏，陡遇強敵，幾乎吃了大虧！真正又驚又怒，她叱喝了一聲，把烏金短劍交在左手，剛要飛身向呼倫齊撲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重傷倒地的胡洛川，突然一滾身軀，直翻起來，抱住癩道姑的雙腳，着地一滾，張開牙齒，向洪仙韻小腿腳脛，惡狠狠的一咬，這一下出乎癩道姑意料之外，「哎喲」一叫，呼倫齊乘機一個虎跳撲到面前，雙拳齊出，崩崩兩聲，撞中癩道姑的太陽穴，這兩下牛角掛槌又重又狠，把洪仙韻打得兩眼直冒金星，天旋地轉，史劍虹兄妹運氣一轉，通了血脈，史劍虹大叫道：「呼大哥，見好就收，咱們走吧！」呼倫齊猛然醒悟，他本來想再踢癩道姑一脚的，聽見史劍虹這樣一喊，知道身在險地，無謂流連，立即伸出兩臂，左手一抓史劍虹，右手一抓史凌霜，颯颯兩聲，三個人一齊跳到迴廊頂上，施展開陸地飛行的功夫，如飛去了，全靠天外飛來救星，兩小兄妹方才逃出了和坤的中堂相府！

再說癩道姑今天陰溝裏翻船，給蒙古怪俠呼倫齊打得發昏，隔了半晌，方才掙扎起來，只見胡洛川咬着自己腳脛，人已疼暈過去！癩道姑勃然大怒，反手一拳，把胡洛川打得頭破腦裂，一命嗚呼！

可是不到半晌，和坤相府的武師下人統統擁到院子裏來了，看見史劍虹兄妹已經逃走，院子裏死了三個人，不禁哄動起來，消息傳到和坤的耳朵裏，和坤十二萬分的不高興，他惱恨賴道姑仗着皇帝的寵信，任性而行，放走了兩個叛逆外，還打死了自己相府裏三名衛士，和坤再也不跟洪仙韻客氣了，立即派人向她面說，下逐客令，賴道姑一怒之下，離開和坤相府，投到別處安身不提。

史劍虹、史凌霄和呼倫齊三人，當晚逃出相府之後，呼倫齊方才脫去面幕，史劍虹道：「呼大哥，你怎的會到京師來？住在那裡，怎會知道咱們陷在相府呢？」呼倫齊道：「一言難盡，咱們出了城再說吧！」史劍虹知道父親素性嚴厲，自己違背了他的命令，擅自行動，如果就這樣回去，必受重責，自己和呼倫齊也有半年多不見了！正好一叙別後情況，便答應了一聲，三個人連夜翻過北京城牆，一直來到妙高台山下，妙高台是北京城郊八大去處（即風景區）之一，距離西直門約莫有二十多里，妙高台下有一座巨大的岩洞，就是京師馳名的秘魔崖，呼倫齊引着史劍虹兄弟來到秘魔崖前，席地坐下，把自己由西北塞外到京師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史劍虹兄妹十分驚訝！

原來呼倫齊自從在天下的大草原上，跟史存明父子分手之後，繼續在北疆的塔里木、白龍堆兩大沙漠裡往來游俠，有一天，他經過塔里木河邊的手闐縣境，忽然看見烈日驕陽之下，近城門口的空地上，搭着一個巨大竹架，竹架上倒吊着五個維吾爾人，竹架下面還駐了一小隊清兵，呼倫齊十分詫異，連忙跑過去看時，不禁目眙盡裂！

這五個維吾爾人全是草原上的牧民，不知道他們犯了甚麼大罪，被清兵捕捉了，加上綁索，頭下脚上的吊起來，掛在竹架的橫桿上，這時候驕陽正烈，炎日當空，西北地方日裡的氣溫，非常厲害，

尤其是沙漠裡，陽光熱力可以烤熟雞蛋，就是把一個人網綁住了，暴露在日光下，兩個時辰之內，也可以活活的晒死！清兵居然把維人倒吊在竹架上，叫他們飽嘗晒日光的慘刑，呼倫齊本來是個俠義的人，看了如何不怒？再看那幾個維人時，身上已經流盡了汗，面目呈現黑紫，舌頭拖出嘴唇之外，氣息奄奄，距離死亡已經不遠了！

他恨不得仗着本身武藝，衝上前去，把這一小隊清兵統統殺死，替這五個被害的維吾爾人吐一口氣，可是他立即回頭一想，自己就是有三頭六臂的本領，不外是一個人，清兵數目盈千累萬，單單殺死他們幾個人，甚至殺掉對方二三十人，也沒用處，呼倫齊明白自己憑着匹夫之勇，決定救不了牧民的苦難！他只好勉強按捺住怒火，繞過刑場，恰好迎面走過來一夥維吾爾人，呼倫齊立即向他們打聽，那幾個吊死的維人，到底犯了甚麼十惡不赦的大罪？那些維人看見呼倫齊是個蒙古人，不會做清廷的爪牙耳目，長長的歎一口氣，說了經過。

原來那五個維人完全是手闐縣城裏的獵戶，平日做一些小買賣，維持生活，每年到了夏秋季節，天山雪溶之時，這五個獵戶一定連羣結隊深入天山，獵取珍禽異獸，像雪狐、火貂之類，或者摘些天山雪蓮回來，拿到縣裏賣錢，這一年，手闐地方官府突然接到烏魯木齊（即是迪化）將軍一道密令，官府立即把五個獵戶傳到衙門去，限他們在今年入天山的季節裏，活捉三對白龍回來，摘取他們的胆子，送上海師，據說中堂相國大人和坤要用，如果他們能够捉回來，官府重重有賞，倘使找不着白龍胆，這五人除了斬首之外，還要抄家滅族，這五個獵戶一聽之下，不禁爲之大駭！

那白龍其實是一種細長無鱗的白蛇，是天山特產異蛇之一，生性奇毒，可是牠的胆子有很大的用

處，可以醫治瘋癲癱瘓等惡症，不過要活捉雌雄一對，才有功效，歷代皇帝列爲貢品，不過天山的白龍十分稀少，捕捉也不容易，這五個獵戶聽說官府要三對之多，不禁現出難色，面面相視，可是官府方面却是不由分說，不管他們答應與否，限令交齊，這五個維人獵戶在官府強逼之下，不敢不從，簽署了生死狀，便自裹糧結伴入山了，那知道他們的運氣不好，走遍南北天山，也找不着一條白蛇，直到期滿了，他們只好垂頭喪氣的下山，有兩個獵戶知道這樣的空手回去，一定要給官府殺頭，立即慫恿其餘的三個同伴，與其束手待斃，不如遠走高飛，但是這三個獵戶完全是有家室的人，想着自己逃走不難，家裏的妻兒父女，一定受累，大家商量的半天，結果決定下山之後，不返回縣城裏報告官府，偷偷的帶了家人逃跑，在這五個獵戶方面的想法，以爲是千妥萬安，神不知鬼不覺，那知道官府方面，早已提防他們有這一着，三個獵戶的妻小兒女，官府已經派差役暗中監視，他們一返家裡，正要收拾東西逃亡，官差已經露面出來，把五個維人獵戶統統逮捕了！立即解進縣城，縣官聽見他們沒有找着白龍胆，馬上變了面色，下令把這五個獵戶用晒太陽的酷刑處死！滿清自從乾隆初年，兆惠用兵征服回疆之後，清兵駐守塞外，向草原上的牧人苛征暴斂，已經成了家常便飯，殺死幾個交不出貢品的維人，尋常得很，好比捏死幾隻螻蛄罷了！

呼倫齊聽了經過之後，怒火冲天，他恨不得進入于闐縣衙門裏，將這縣官一刀殺死，可是想着殺死縣官，也不是上上之策，「一鷄死，一鷄啼」，換了別一個縣官上任，還不是照樣的苛征暴斂嗎？呼倫齊猛然想起，那個名叫和坤的中堂相國，方才才是真正的元兇，如果他不是要找甚麼白龍胆，那裏會令到整個回疆騷擾？除了于闐縣之外，其他地方官府，何嘗不是強逼當地獵戶入山，找尋白龍胆這

一類貢品，這位蒙古怪俠突然生出一個天真的想頭，自己何不索性到中原去，混入京城，把和坤這奸相一刀兩段，不過他想着自己一生縱橫大漠，未嘗涉足中土，何況到北京城裡，萬里迢迢，非要找人作伴不行，呼倫齊忽然想起自己的拜把子義弟史劍虹來，知道他住在北天山阿特瑪朗峯，大可以找上門去，跟他商量到中原去的一切，呼倫齊賦性向來純直，想到便做，果然直上北天山，那知道呼倫齊費盡心力，找着史存明的住屋時，只見着狄鵬舉的父親狄浩川和江逢春、江虎兒兩父子，一問之下，方才知道史存明夫婦兒女四人，聯同南天山大俠岳金楓到塞內去了，他們這次到中原去，據說是爲了驅滿興漢的大業，呼倫齊聽了十分高興，他立即辭別了狄江各人，匆匆下山，直向塞內進發，你道呼倫齊怎的突然要進入塞內？原來他希望追上史存明、岳金楓等人，跟他們合在一起，爲匡復漢室而努力，那知道史岳各人已經起程了兩個多月，呼倫齊方才啣尾追來，他們行走那一條路！呼倫齊也茫然不曉，在這樣情形下，試問他如何能够追趕得上？一直到了河南開封，兀自不見史存明的影子，沿路上千方百計的打聽，也是全無頭緒，呼倫齊知道沒有法子跟史岳各人會面，只好獨自一個快快北行，朝着京師進發。

呼倫齊由河南到京師，因爲道路不熟，尤其是他的爲人，太過直腸直肚，不明白世道人心的陰險機詐，沿途上走了不少冤枉路，吃盡了不少啞吧虧，方才到達京師，他到北京城那一天，恰好在史存明各人到達京師三天之後，呼倫齊因爲他是蒙古人，相貌言語跟漢人完全兩樣，不敢投宿客店，就在一間蒙古人開設的驛馬棧住下，他耐心的打聽了好幾天，方才知道和坤相府的大概情形，這天晚上私自入府刺探，那知無巧不成話，居然把瀨道姑打倒，救回了史劍虹兄妹的性命！

史劍虹聽了呼倫齊到京師的經過，心裡十分感動，他伸手拍了一拍他的肩頭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是個蒙古人，尚且這樣俠心熱腸，萬里迢迢的趕到京師來，幫忙我們驅滿興漢的大業，真正難得，小弟有一個主意，大哥肯接納嗎？」呼倫齊一睜眼睛道：「哦！你要我做甚麼，便做甚麼？水裏火裏走，火裏火裏去！」史劍虹說道：「這豈不是白白送死？我已經想過了，如果咱們幾個人跟着爹爹，聽他指揮，一定是碌碌庸材，成不了事，不如俺們先躲起來，暗裏行事，或者是行刺和坤，或者是到皇宮裏刺探，如果這樣做去，會幹出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來，也說不定，不知兄長有沒有這個勇氣？」呼倫齊是個渾人，雙掌一拍，笑道：「有理有理！好！咱們就這樣辦！」

史凌霜皺了一皺秀眉，說道：「大哥，你的計策雖然不錯，可是却苦了爹爹母親，日夜盼望，以爲我們落在清廷鷹犬的手裡呢！」呼倫齊道：「對了！不如這樣，待我到史大俠那裡，給他們送一個信吧！」史劍虹失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豈不是欲蓋彌彰，我有一個方法！」他附着呼倫齊的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呼倫齊大喜叫好，又向史劍虹兄妹問道：「這個一石二鳥之計，不錯是好極了！可是咱們住在那裡呢？」史劍虹笑着指了指秘魔崖，說道：「這不是絕對好的藏身所在嗎？何必要找別的地方呢？」呼倫齊恍然大悟道：「對了對了，俺正覺得京城五方雜處，行動很不方便，這秘魔崖地方清靜，最好沒有，我只要買一些糧食回來，便不難盤桓十天半月啦！」呼倫齊三人果然把秘魔崖做了臨時巢穴，三個人居住下來不提。

再說乾隆帝經過綠荷軒一番風險之後，他對史存明、岳金楓這班俠客，漸漸起了反感，因爲在乾隆帝本人看來，史岳各人三番四次混入禁宮，要自己匡復大漢江山，可說不近人情，形同強逼，他明

白皇太后和朝上一班滿洲王公大臣的潛勢力，比起自己想像還要大，萬一畫虎不成，本身還要送了性命！說真一句，乾隆帝對恢復漢家河山的決心，本來就不堅定，一旦遇着重重困難，立即動搖起來，他感覺到史存明這班人物，給自己的只是厭煩，這天午後，乾隆帝寫了兩道密詔，傳令中堂學士劉鏞、貝子福康安兩人謁見。

劉鏞和福康安兩人，接了皇帝密詔，吃驚不小！立即由東華門進宮，乾隆帝在養心殿召見二人，劈面第一句便開口問道：「史存明這班叛逆有到卿等府邸擾鬧，假傳諭旨，叫你們驅滿興漢沒有？」福康安和劉鏞二人，聽了乾隆帝這幾句話，嚇得渾身流汗，屈膝跪下，叩頭說道：「是是，他們曾經到微臣家裏搗亂，只是……」乾隆帝却擺了擺手，說道：「你們不用說朕也知道了！依照卿等意見，以爲排斥太后和朝上王公大臣，恢復漢家朝儀，這件事可以做得到嗎？」劉鏞面色蒼白，叩頭有聲，不敢仰視，福康安勃然作色道：「皇上何出此言？我朝定鼎中原，迄今已一百三十年，朝儀如搗蒜，不敢仰視，福康安勃然作色道：「皇上何出此言？我朝定鼎中原，迄今已一百三十年，朝儀自世祖入關後經已制定，陛下要想平反過來，恢復漢人衣冠，勢必天下騷然，變亂四起，到那時候，皇上想要垂拱而治，做太平天子也不能夠了！此事還請三思！」要知道愛逸惡勞，本來是每一個人都具有的特性，（也可以說是劣根性）乾隆帝雖然好大喜功，愛高騖遠，究竟是個享樂慣了的皇帝，他在太元洞幽居的時候，受了史存明夫婦的薰陶，曉以大義，勸他做一個馬上開基的天子，驅逐滿人出關，乾隆帝當時一口答應下來，不過是情感上的衝動，等到回京之後，一切事與願違，只因爲說了一句恢復漢家朝儀，便給皇太后關在綏成殿裏，叫他反省，乾隆帝經過一日一夜的思維，知道驅滿興漢，決不是自己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得到，環境也不許可，人生在世，爲壽幾何？不如索性做個太平天

子，安安樂樂的渡過下半生便了！所以他把福康安、劉鏞兩人宣詔入宮，就是這個心理，乾隆帝聽了福康安的話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卿言深合朕意，只是有一件爲難的事……」他說到這裏屏退內監，把自己在囚居太元洞之時，在史存明、岳金楓這班俠客壓迫之下，寫了一道密詔，交在史岳等人手裏，表示自己矢志與漢驅滿的經過說了，福康安大驚失色道：「皇上怎的這樣失策，留下這樣一個重大的把柄！叫叛逆拿在手裏？」

乾隆帝把面孔一沉，說道：「有甚麼失策不失策，朕那時候是利刀加頸，好比魚肉在刀砧上，要不寫嗎？試問要不要腦袋？」福康安方才知道自己失言，改口說道：「是是！老佛爺說得對，這叫做委曲求全，不過叛逆如果把這一道詔書向天下公開，或者是送到皇太后那裏，事情便不可收拾啦！」乾隆帝面色微變，說道：「不錯，照卿家意思看來，這件事如何應付？」

福康安沉默半晌，方才說道：「皇上，要這道詔書不流入別人之手，最乾脆的就是把這班叛逆通通殺死，滅掉生口，半個不留！」乾隆帝冷笑道：「這句話三歲孩童也會說，不過史存明這班人，本領高強，幾次進出皇宮禁城，如入無人之境，誰人有這樣大本領，可以把他殺掉？」福康安矍然道：「皇上，要殲除這班叛逆，微臣倒有一條妙計！」

第四十六回：白塔設伏友陣困英雄

乾隆皺眉說道：「有甚麼妙計呢？難道又效法先皇帝剷除血滴子，集英樓賜宴的故事嗎？」福康安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法子太古老了！史存明的妻子孟絲倫何等精明，豈能够用毒酒害他？微臣這方法，名叫『引虎入窩』，一定可以叫史存明墮入圈套！」福貝子說着附着乾隆帝的耳邊，如此這般的說了好一陣，乾隆帝把大腿一拍，笑道：「好計好計！妙極妙極！」但是不旋踵間，皺皺眉頭，說道：「但是卿家這條計策拿朕本人來做釣餌，未免太過危險一點，因爲姓史的武功高強，萬一……」福康安道：「這一點皇上不用過慮，老佛爺也不用親自冒險，只要太監內侍裏面，挑揀一個身材面貌如皇上有幾分相似的人，穿了老佛爺的袍服，便可以行，如果替身也找不着，索性用木人替代也可以，不過假人總比不上真人神似罷了！」乾隆決然說道：「很好！無毒不爲大丈夫，就這樣幹！」

福貝子又跟乾隆帝談了半天，方才和劉鏞一同出來，出午門的時候，福康安向劉鏞正色道：「劉閣老，剛才我和皇上說的話，如果有半句洩漏，你老人家決逃不了關係，可知道嗎？」劉鏞嚇得面上變色，連聲說道：「是！是！」福貝子方才和他分手，打道回府，到第二天晚上，福康安獨自一個人坐在書房裏看孫子兵法，簷前風聲颯然，刷刷兩聲，落下兩個夜行裝束的人來，第一個是岳金楓，第二個是史存明，福康安自從上次岳金楓入貝子府之後，已經加強了府邸的戒備，那知道史岳二人仍然視若無睹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福貝子不禁嚇一大跳！

他立即站起身來，笑道：「岳兄午夜降臨，有何指教？」岳金楓道：「貝子爺，這一位史大俠，跟你在戰場上對過許多陣啦！想來還認得吧！」福貝子滿面陪笑道：「認得認得，那時候是各爲其主，算不了一回事！」史存明由鼻孔裏哼了一聲，拱手問道：「福大帥，恕怪我史某人唐突，你知道我兒子女兒的下落嗎？望你賜告！」

原來史存明自從史劍虹、史凌霜兩小兄妹失蹤之後，焦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，到處尋找，不見下落，他和鐵簍、銅拂兩人甚至到紫禁城裏刺探，也得不着史劍虹兄妹半點消息，史存明就心兩小兄妹遭遇清宮衛士的毒手，毀屍滅跡，這兩天寢食俱廢，終日咄咄，岳金楓見他這樣憶念兒女，恐他最得寵的人物，而且是京城禁衛軍的統領，如果史劍虹、史凌霜當真落在清宮侍衛的手裏，福康安不會不知道，史存明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就在今天晚上，和岳金楓一同來到福貝子的府邸，福康安聽了史存明這幾句沒頭沒腦的話，不禁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史大俠，你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？」

史存明陡的一伸臂膊，抓住了福康安胸口的衣服，向上一提，老鷹捉小雞也似的，把他掀離座椅！這一下快如閃電，福康安大驚失色，說道：「你……你要甚麼？」史存明沉着嗓子道：「我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幾天前的晚上，擅自探紫禁城，失了踪跡，你掌管京城禁軍，總知道他們落在何處？」福康安吃驚道：「哦！原來如此，史大俠，這個不關我事，我並不知道啊！」

福康安說不知道，史存明怒火蓬勃，刷的拔出斷虹劍來，寒光凜凜，指定福康安的咽喉，福貝子魂飛魄散，轉面向岳金楓道：「岳老兄，禁宮裡面的警衛另有主管，與我無涉，你向史大俠說一說

吧！」岳金楓道：「大哥稍安毋躁，兩位姪兒聰明機智，決不會遭受清宮侍衛的毒手，把福大帥放下，咱們談正經事！」史存明看了福康安惶恐的神色，知道沒有虛假，立即把他放下來，福康安驚魂乍定，立即想起自己向乾隆帝的獻計，強笑說道：「史大俠來得正好，皇上叫我代轉兩句話！」

史存明哼了一聲道：「弘曆對我有甚麼話說！」福貝子大吃一驚！因爲弘曆是乾隆的名字，專制時代，臣子和老百姓都不敢直說皇帝的姓名，別說宣之於口，就是日常寫字，寫到皇帝姓名的字，也要有點忌諱，或者另用別字，或者減少一鉤一撇。（所以古時皇帝的姓名也儘量避免取用普通應用字眼，就以清朝皇帝來說，康熙的名字叫「玄暉」，雍正的名字叫「胤禛」，嘉慶的名字叫「顒琰」，都是不常用的僻字）表示尊敬，史存明毫不客氣，把乾隆的名字直說出來，難怪福貝子面上變色了！他隔了半晌才說道：「皇上昨天給我密旨，叫你在明天晚上到紫禁城去，有重要事商量，老佛爺諭令最好是一個人去，頂多可以帶一兩個人，皇上就在北海邊的白塔裡面等候，明白了嗎？」岳金楓滿腹狐疑，問道：「福大帥，你這幾句話可當真！皇上要見史大俠，怎的不揀別的地方？而要在白塔相見！」

福康安正色道：「岳兄，我福某人有幾顆腦袋！怎敢亂打誑語？史大俠如果見疑，不去也罷！」史存明回過頭來，向岳金楓說道：「皇上如果一心一志要匡復大漢的話，別說北海白塔，就是虎穴龍潭，我也要走一遍，岳老弟，咱們現在回去吧！」福貝子聽見史存明要走，如釋重負，站起身來拱手笑道：「史大俠要走嗎？那麼，兄弟不再留二位啦！」說罷雙手端起茶盞，這是滿清官場送客的儀式，岳金楓答應一聲，他和史存明兩人各自一縱，颯颯，微風拂處，便自沒了影踪，連燭光也沒有半

點搖動，福康安呆了半晌，方才冷笑說道：「不怕你有通天澈地的本領，哼哼，明天晚上，準叫你們兩個叛逆死無葬身之地！」

再說史存明抱着惆悵的心情，離開了貝子府，和岳金楓一先一後，風馳電掣似的，回到自己住處，孟絲倫和鐵簀、銅拂各人，正在等得心焦，看見史岳二人回來，立即問道：「你們見過福康安沒有？虹兒霜兒可有沒有下落！」史存明搖了搖頭，說道：「這兩個小畜生不知那裡去了！可是滿清皇帝却約我們到紫禁城相見！」他把福康安的話說了一遍，向孟絲倫問道：「娘子！你看這一件事怎樣，乾隆帝會不會存心不軌，故意佈置下陷人的圈套？」

金弓郡主還未答話，鐵簀真人勃然說道：「這當然是圈套，自古以來，有那幾個皇帝安着好心腸！雍正帝毒酒酖殺血滴子，不就是一個例証嗎？」孟絲倫道：「鐵道長，事情真相未明，不可妄下斷語，小安子，你把白塔形勢，繪畫一張草圖，拿給我看看！」白塔是北海旁邊一座建築，足有二十丈高，明朝景泰年間，西藏達賴喇嘛晉謁見明朝代宗皇帝，獻上三顆活佛的舍利子，代宗便詔令巧手工匠依照緬甸佛寺的形式，在北海邊建造這座白塔，供奉活佛舍利，表示被除不祥，小安子由小時候起，便在皇宮長大，當然知道白塔附近地勢，他立即拿出紙筆來，繪了三海和白塔的圖形，拿給孟絲倫看，金弓郡主看了一陣，斷然說道：「大哥，你可以一個人到白塔見滿清皇帝，只要岳大俠和安兄弟陪同，便一切不用怕了！」

鐵簀、銅拂兩人異口同聲說道：「孟郡主，這分明是一個鴻門之會，怎的還要史大俠涉險呢？」孟絲倫笑說道：「如果當真是鴻門會，那也不壞，沛公劉邦當日不是履險如夷嗎？咱們也有張良樊噲

哩！」史存明道：「乾隆帝還有詔書在我們的手裡，諒來他還不至於存心不良，爲了興復大漢山河，就是刀山火海，咱們也要闖他一闖！」大家聽了肅然起敬，孟絲倫道：「很好，沛公決定到灞上赴鴻門宴了，那一個做張良？那一個做樊噲？」大家公推岳金楓、小安子兩人陪伴史存明夜入紫禁城，因爲岳金楓本領高強，小安子熟悉皇宮裡面一切情形，由他們輔佐史存明，再好沒有。

過了一日，到第二天晚上，玉兔流輝，星曜明朗，碧空如洗，萬里無雲，紫禁城外的皇牆上，突然現出三個人影來，只一起落之間，便到了黃牆內，他們輕而易舉的到了北海，只見巍峨白塔，高聳雲霄，史存明三人依照原定計策，留下岳金楓在樹林裡，他和小安子兩人，穿過千顆垂柳，一直來到白塔之下，只見白塔黑沉沉的，只有最頂一層透射出燈光來，塔門却是半開半閉，一個小太監站在石階下，看見史存明和小安子現身出來，並不驚惶，過來行禮說道：「史大俠，老佛爺在塔頂召見！」

史存明望見塔門內黑沉沉的，立即起了一重戒心，問道：「皇上不能够下來嗎？」這小太監年紀不過二十歲，却是伶牙俐齒，笑着說道：「老佛爺是萬乘至尊，史太俠怎可以叫他下來？你老人家是個大英雄，虎穴龍潭也敢闖，難道不敢進塔嗎？」史存明斷然說道：「很好！我跟你進去便是！」小安子忽然叫道：「慢着！」

那小太監怔了一怔，史存明道：「安世兄，這白塔進不得嗎？」小安子正色道：「史大俠，人心隔着肚皮，這塔頂雖然透出燈火，皇上究竟在不在塔上，咱們也不知道哩！」史存明恍然大悟，暗罵自己粗心，小太監已經笑說道：「史大俠竟然疑心，奴才上塔告訴給老佛爺，請老佛爺在塔頂露出一露面吧！」他也不等史存明的答覆，便自返入塔內，過了半晌，白塔塔窗的燈火，陡的明亮起來，窗裡

伸出一個人頭，史存明、小安子都是眼光銳利的人，看出那人面貌，分明是乾隆帝，再過片刻，乾隆帝的人面消失，縮回塔窗裡面去了，不多時候，小太監走下來，笑道：「皇上剛才現過身啦！相信了吧！」史存明點點頭，便同小安子進入白塔之內。

白塔的建造十分奇特，塔裡共有七層，每一層都有螺旋形的鐵梯，小太監在前面引路，由第一層到第二層，由第二層到第三層，一直來到第四層轉角處，小太監當先走上第五層，冷不防鐵梯盡處人影一閃，撲撲幾响，拋下五六包生石灰，灰烟滾滾，白霧迷漫，小安子大叫一聲：「不好！」剛才喊了這兩個字，馬上引起一陣劇烈咳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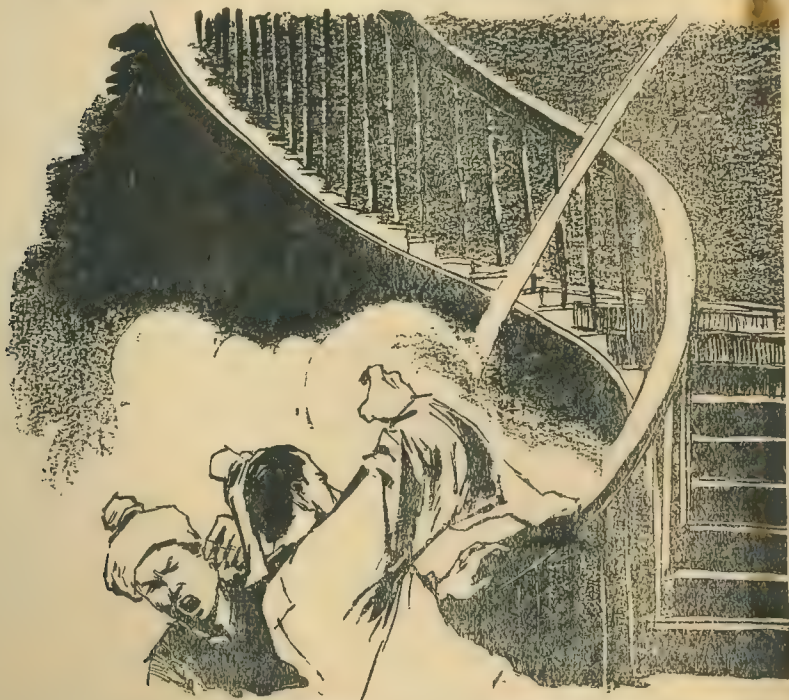
史存明估不到對方使用這樣陰損的法子，這些生石灰粉非同小可！如果沒頭沒腦盡個正着，可以弄瞎眼睛，他急不迭忙的緊閉眼睛，向後一跳，總算身法奇快，沒有被生石灰蓋着，但是口鼻吸進了多少灰烟，刺得鼻腔喉嚨熱辣辣地，好像火燒一般！好個天山大俠，臨危不亂，他屏息了呼吸，納住丹田之氣，緊緊閉着眼睛，防止灰烟損害眼目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腦後呼呼兩响，撲過兩個人來，挾着一股沉猛勁風，直向自己背心襲到！

撲過來的不是清宮武



士，却是雍和宮的喇嘛，他們的面上戴了一個薄紗面罩，不怕石灰，在灰烟滾滾中，乘危進襲，左邊一個喇嘛揚起厚背戒刀，呼的一响，「五丁劈石」，向史存明連頭帶肩砍了下來，右邊喇嘛用的是一條鐵鏈霸王鞭，足有三十斤重，嘩朗一响，照準史存明下盤腳脛猛掃過去！

史存明在灰烟瀰漫中，不敢睜眼，全憑耳朵分辨敵招，金風一响，已聽出敵人兵刃的來勢，立即用旋風掌身法，一扭身軀，滴溜溜的一轉，居然在間不容髮的空



史存明與小安子沿着鐵梯走上塔頂，驀地裡人影一閃，拋下五六包石灰，頓時塔內白霧迷漫，灰烟滾滾。

隙裡，閃過喇嘛的刀鞭，兩喇嘛走了空招，用力太猛，噹噹兩响，鋼刀砍在鞭身上，史存明是個何等本領的人物，耳聽聲响，便覺出敵人站立的位置來，騰騰兩腿，連環飛出，這是由地缺翁圖裡悟出來的內外鈎連腿法，連勾帶掃，砰砰兩响，把這兩個喇嘛同時踢了個大跟斗！天山大俠剛才抽斷虹劍出鞘，陡的聽見小安子一聲慘叫！

原來作者一支禿筆，不能夠同時描寫兩頭的事，小安子跟在史存明背後，對方這一陣「石灰攻勢」，安順海當然也吃個正着，他的武功造詣及不上史存明，身法自然不及史存明那樣快！小安子不但吸進了多量石灰烟，左眼睛也給石灰粉侵入，刺激得眼珠紅腫刺痛，就在他驚惶失措的剎那，另外兩頭戴面罩的喇嘛，飛身撲了過來，一個舞動宣花大斧，一個使開虎頭雙鈎，向小安子揮刀進襲，小安子一扭身，使了個「倒踏七星步」，向旁邊閃開去，不過他只能夠躲過宣花斧，那對虎頭鈎却閃避不開，刮的一聲暴响，左右兩臂被鈎尖齊齊刺破一道口子，鮮血迸流！小安子再也忍耐不住，咬緊一叫！那個使宣花斧的喇嘛十分兇猛，一砍不中，刷地甩起斧背來，向小安子兜頭打落，這一下疾如迅雷，小安子又在負傷之時，那裡能夠躲開？眼看這一斧劈中頭頂，就要腦分兩片，嗚呼送命！

史存明一聽見了小安子的喊聲，不假思索，脚尖向地一點，頭也不回，一個「臥看巧雲」身法，倒竄回來，右手的斷虹劍搭在左邊肩頭上，劍尖向後，上身一仰，噉的向後一刺，這一劍有個名堂，叫做「肩担日月」全憑心意相通，猝然進招，這喇嘛僧的宣花斧還差一尺打在小安子頭上，史存明連人帶劍倒撞過來，噉的刺中他的咽喉，這喇嘛狂吼一聲，頭血飛濺，便自倒地身亡！使虎頭雙鈎喇嘛大吃一驚，雙鈎斜展，使一招「倒捲珠簾」，就要向史存明頭頸剪去，史存明劍光一繞，「天紳舒

捲」，斷虹劍迎着雙鈎一絞，噹噹兩响，虎頭鈎截成四段，這喇嘛的右肩頭被劍尖一帶，挑掉一塊皮肉，嚇得他喪胆亡魂，托地向後一跳！天山大俠一伸長臂，把小安子挾在肋下，拔身一幌，穿過石灰烟瀰漫的空間，沿着鐵梯跑回第三層塔裡，剛才把小安子向地板一放，睜開眼睛，冷不防塔窗外，撲撲幾响，又有幾包石灰，破窗飛進，剎那之間，第三層塔裡面，也是灰烟滾滾，刺眼攻鼻！

原來福康安替乾隆帝想的主意，非常毒辣，白塔裡面七層間格，每一層都埋伏了四名雍和宮喇嘛，另外準備大量石灰包，把史存明引進塔裡，方才猝然發難，不管史存明竄到那一個角落，立即拋石灰包，這種「石灰戰術」十分厲害，能够逼得敵人不能睜眼，不能呼吸，一個武功怎樣高強的人，决不能够長久屏息呼吸，只一吸氣的話，就要受害，反過來說，在白塔各層埋伏的二十八名雍和宮喇嘛，每個人的頭上都戴了透明的面罩，絲毫不受灰烟侵害，進退自如，史存明看見灰包拋入，叫道：「不好！」再把小安子向肋下一挾，竄向鐵梯進口，正要向第二層塔竄落，那知道鐵梯的梯級上，攔着一人，手裡拿着一根茶杯口粗細的禪杖，看見史存明挾人竄下來，喝道：「大胆反賊！還不納命！」呼的一杖，向史存明迎面便掛，這一招在狹窄的鐵梯上施展開來，叫人完全沒有迴旋躲閃的餘地，好一個史存明，不愧是西北塞外第一名手，鐵杖掃來，他右手抖起斷虹劍一擋，居然透出粘力來，如磁附鐵，吸着禪杖一拖一帶，那喇嘛水牛也似的一個身軀，被史存明一下扯近身前，天山大俠閃電也似的一脚蹴出，就在狹不盈尺的梯級上，使出「旋風腿」法，撲登，踢中這喇嘛的胸口，連人帶禪杖滾下梯級，摔了個頭破血流！史存明却不管這喇嘛的死活，湧身向下一跳，躍到第二層塔裡。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看第十集。）

武俠小說

歸風著

血戰古兜山 (全 1 集)	每集 1.00
勇闖十三關 (全 1 集)	每集 1.00
鐵掌雄風 (全 1 集)	每集 0.80
旁門崆峒劍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海南俠隱記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猿女孟麗絲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天山猿女傳 (全 5 集)	每集 0.80
游俠英雄傳 (全 7 集)	每集 0.80
游俠英雄新傳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龍虎恩仇記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清宮劍影錄 (全 10 集)	每集 0.80
武林十三劍 (1—18)	每集 0.80
雙劍盟 (1—3)	每集 0.80

金童著

仙鶴神針 (1—9)	每集 0.80
俠胆柔情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九毒血仇 (第 2 集)	每集 0.80

石冲著

峨嵋雙秀 (全 4 集)	每集 0.90
紅衣女俠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湘江大俠 (全 4 集)	每集 0.90
翠鳳銀燕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少年游俠傳 (全 5 集)	每集 0.90
劍底鴛鴦錄 (全 6 集)	每集 0.90

書目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

金鋒著

虎俠擒龍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漠海雄鷹 (全 2 集)	每集 0.80
嶗山七鶴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大澤龍蛇傳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西域飛龍傳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天山雷電劍 (全 6 集)	每集 0.80
冰原碧血錄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子母離魂劍 (1—9)	每集 0.80
青門鴛鴦劍 (全 8 集)	每集 0.80
猿山神劍 (1—6)	每集 0.80
血洗地獄島 (1—9)	每集 0.80

高天亮著

刀下留痕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鞭聲動南北 (1—13)	每集 0.80
廣東梟雄傳 (全 10 集)	每集 0.80
新廣東梟雄傳 (1—2)	每集 0.80
痴情女俠 (全 7 集)	每集 0.80
刀下情仇 (全 7 集)	每集 0.80
蒙面女俠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
其他

清宮戰喇嘛 彈劍樓主著 (全 1 集)	每集 0.80
螳螂奇俠傳 我是山人著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塞外呼拉鞭 萃文樓主著 (全 4 集)	每集 0.80
蠻荒劍緣 華雲龍著 (全 1 集)	每集 0.80

蹄風

最新武俠名著

天山猿女傳

全五集 經已出版

「天山猿女傳」為蹄風先生最新精心著作，經香港、泰國兩地報章連續刊登，現由蹄風君重新校訂，交本社出版。內容描述孟麗絲得天龍高僧傳劍後，與大藏派各同門鬥技，會盡各派高手之事蹟，故事曲折離奇，氣氛緊湊，比劍鬥掌場面特多，其中橋段為以前「清宮劍影錄」等著作中所未曾道及者，本社保證讀者閱時不忍釋卷。現第五集經已出版，愛好蹄風先生著作者，請勿失諸交臂。

允伉·插圖

每集五萬餘字

售價港幣八毫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- 大澤龍蛇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西域飛龍傳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天山雷電劍(全六集)……每集八角
虎俠擒龍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冰原碧血錄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漠海雄鷹(全二集)……每集八角
嶗山七鶴(全四集)……每集八角
青門鴛鴦劍(全八集)……每集八角
血洗地獄島(1-9)……每集八角
子母離魂劍(1-9)……每集八角
猿山神劍(1-6)……每集八角

子母離魂劍 第九集

著作者：金 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每集港幣八角

版權所有。翻印必究 1750.88.80

Printed in Hong Kong